



特へ 16
2752
16



門 16
2752
卷 16

文部
序十一首
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一首

奉賀少師元輔華亭徐公壽序

少師元輔華亭公致其相事之五年而壽七十其明年為

聖天子改元之萬曆門下士王其乃始獲奉觴於堂以效一言之頌前是諸薦紳大夫人人頌公功以為嘉靖間天下之脉幾絕於壬人而公默延之蓋至

嘉靖間天下之脉幾絕於壬人而公默延之蓋至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購求

於今而黔首謚如也則天下拜公仁壽之賜者三世矣公胡可以毋舉觴也不佞竊謂諸薦紳大夫能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所以功則甚難蓋所謂嘉靖間壬人者挾縣官不世之寵以踞公上而肆為姦公示潔則見以為形其墨公示平則見以為形其險公示賢賢則見以為收物情公示侃辭則見以為幟眾議諸所以伺公萬狀而彼方多岐以固其寵內交以植其援公雖微婉以應之而不能盡絀其聰明以避其伎孤誠朴忠以一念幸信於人主而不被禍天下之賢士大夫陰有所恃以自安而無虞於大故則公之所甚難者一也天子既以識壬人寘之典擢公

禍一不禍

居首輔若共已而聽者顧其威時有所不測而明有所奇發或陽與以試吾嚮或微辭以隱其窾公於人材事體委曲斟酌寧失人主一時之指而不敢拂天下之公是非天子有所而繹者有若不得已而始為受者公之志始十伸其八九而中外治則公之所甚難者二也

肅皇帝大漸時夙政故典有不容廢鼎革者發之自人主則受改父之議請之自人臣則羅易君之咎公取旨用遺詔行之天下翕然而向風不得以改父易

君議其時

肅皇帝之聖德益光於成湯然而脩郤之臣猶得而有所搖動則公之所甚難者三也

莊皇帝初言路益大闢然銳名者各欲所就而爭為訐官府擊御自負人主之私人時出而與之角公內顧則虞比外顧則虞激時執兩端而衷裁之使

國體與國威交伸而不偏重然強悍之臣猶不能不因而脩其郤則公之所甚難者四也今夫漢而上故不暇論為唐若宋委任久而名德重者亡踰於房梁公韓魏公也梁公終始一主故順以達其才

事三主而不進疑故直以信其志試舉公而擬之其難易固不可同年語也即交口而頌公功者更僕未易數然而不知公功之所以大也

肅皇帝時士有不因壬人而隳風者乎公振高節於細旃之上而苞苴逆銷於數千里之外風自是稍稍樹矣邊將有不因壬人而解體者乎公為政而不惟無債帥也庶貧不自存者出索俸資之至感泣而捐其重名將日益起矣言路有不因壬人而結舌者乎公柔逆鱗而拊循之宛解陰護至使感奮而殉其職國是日益昭矣公私之財北奉虜南奉倭上奉六宮

下奉權室有不朽然其若洗者乎公為政六載而稍
稍還橐矣未也 天子欲有所更易者三公三守之
國本堅而黃臺之詠絕其暮年欲幸楚者三公三阻
之乘輿止而蒼梧之事弭此二者則非梁公魏公所
得有也今卿大夫安為冠冕士安為逢掖男安農賈
而女安紅者夫孰非受公賜哉公為福於嘉隆之際
而天下得安於萬曆曰萬曆者國祚永永無際固公
壽之也公胡可以毋舉觴也乃公則意若不自得曰
子母史我吾嚮者備位政府二紀餘賴
肅皇帝之明聖而脫於讒吾固無一日忘吾退吾幸

退矣又幾不獲有此丘壑賴 莊皇帝之仁聖而脫於難
今猶惴惴也且吾何知功某再拜曰不佞所以重為公賀
也天下歸公功而公不自知功此所以為公也公在位日
未嘗一日而忘其退公今退矣天下豈能一日而忘公出
哉有如 明主思公功以師尚父召袒割訪政於先師之
堂即公九十杖而造朝又安能竟有此丘壑也公曰美矣
無所事子之言更二十載而來候我為抑之詩以交相勉
可也某復拜受辭而序之乃返

壽太宰楊公序代

當公成進士時甫冠而尋以邑令高第入領職方

天子之長城已默寄於郎署之內中國所為重不在大司馬而在大司馬之一曹郎公出而監督其涼下壓羗上壓悍帥以邊鎮之寄隱然重於中朝公為小官則小官重居外則外重自是一拜少司馬行邊再帥薊遼再帥宣大三入大司馬再入大冢宰人主急在東即公東急在西即公西急在內即公內急在外即公外第一時不能分公而兩之而公之控揣虜也南公東則虜驟徙而西南公西則虜驟徙而東以十萬之鳴鏑逡巡惕息於公尺一之檄而莫敢近公為大司馬日宰相嬰視百職獨裨睨次且債紳之賄而時有所不讎然不敢抑天下之公議而繼公人主

與宰相精神相流通獨於公則若有所格而不盡信其構至公兩入大冢宰在世廟末及穆宗與

今上之初精誠徹於黼扆而世所稱華亭江陵二賢相者為之持其衷而公飭其表真若心膂然輔地折而聽謀五鄉仰而受筭統均之職自公始舉之哉公春秋甫六十有五天下之視公為輕重者則四十年矣夫能使一方不中兵者是公為一方命也能使四垂不中兵者是公為四垂命也公總百揆而封疆師帥之臣務竭其心力以儲胥吏人而寢食之蓋嘉隆萬曆之際少者獲壯壯獲老而老獲安其天年者固

世經堂刻
皆拜公賜也。公又自少保進少傅，至少師。國家待文臣之秩極於孤，而虛上公不設，公不亦行太師事哉。昔成康之際，召公任大冢宰矣。顧遜而下稱太保，畢公稱太師矣。顧僅為大司馬，彼蓋不敢兩居重也。然二公皆眉壽百餘歲，以左右夾輔周室，而納周治於刑措。今天子垂拱而推兩重於公，公又強力耒耜，所以寅亮統均，寧有既哉。公為天下庀材，至敗革屑木，澲勃之細無所漏，而不佞其其一也。故竊從天下士大夫之後，而致祝於公如此。若公所以答天下祝者，無俟不佞其矣。公姓楊氏，蒲坂人，其先四世相漢。諸子相繼文武大魁，長旬官督緹騎，餘舉進士，業隆隆不替云。

壽方伯無錫秦公六十叙

江之南巘邑以十數，獨無錫甲無錫之巘族以十數，獨秦氏甲而秦之穎脫而薦科第通朝籍者以十數。至用方岳領大鎮，卓然稱名臣者三人而已。民望公能詩，負循吏聲，然不獲饗下壽，而端敏公以耆德輔三朝，五踐常伯，一佐青宮，遂進為其太保，開八表而後獲請，至於今，豔稱之。最後而為我同年虹洲公公之在盛年，天子起公於郡邑高第，而真之夕郎之

首俾以其是非佐廟議公一有評論至舉朝相顧為之動色而乃用護將作大匠功超叅銀臺佐同牧領大鴻臚一不獲意於用事者出而踐臬司之副然猶舉天下衿紳之地如兩浙以畀公而俾師帥之自是蔣擢長其事以至今官駸駸貴重於昔矣而復用卑辭罷歸天下之士以公之不得為端敏公為未究而公之族亦以端敏之盛不能再覩公以為恨而公獨不然公歸而奉封通叅公夔夔如也即通叅公允若矣既而奉太夫人怡怡如也徵聲召治以佐太夫人歡獲一寓目焉其夫人化之亦有螽斯之德公撫愛

諸弟篤至其諸弟亦化之有陽道州之風爭脩其意以薦公公有別墅在惠山之陽泉石獨踞其勝青雀之艦道以鼓吹烏紗錦袍秀眉丹輔望之以為非人間人也公年六十入以奉太夫人萬年之觴出而宴客當端敏公時固夙夜在公矣彼其力不任而始得請以歸歸而有餘憂於國人間之樂外集而吾中為之開公即不終究矣讓焉蓋昔者蘇學士軾為承相韓忠獻王記其醉白之堂交伸其意而兩豔之然其旨不能無偏重以世能得之韓而不能得之於白也當白公之分洛僅與其孤甥姪以居公上奉太夫人

下撫諸弟其為子者非子而猶子者森然琅玕之觸
目蓋不待徵於族而秦之指以百數矣即亡論端敏
公於白公又奚讓哉公之壻華生曰公固慕白公者
也夫所以謂公慕白公者得之酒所而箕踞慷慨耳
孰誦所為詩若文不休夫毋論公所結撰儼然一醉
吟先生也遂徵予言以為叙

壽吏科右給事中雲峰許君六十叙

萬曆改元之明年正月初三日為前吏科右給事中
雲峰許君懸弧之旦於是許君年六十而母某太夫
人亦七十有九矣諸搢紳大夫才許君而惜其未竟
於用者居恒謂君未厭承明時甫五十以筆札佐人
主賞罰天下想望風采而一旦有所忤棄其官歸即
許君富好行德僅能施之於鄉敏給開濟之才僅用
之館榭泉石飽脯漿炙之事其壯有力僅供其酬應
賓主蚤暮之後燕景饒口僅課責於杯酒花鳥而已
乃不佞則不謂然不佞竊謂古之能竟天下之才而
不使餘者莫如周而天下之自竟其才以為人主用
者亦莫如周夫禮五十而始曰艾服官政六十而始
曰耆指使指使者勞智不勞力也至七十而始致事
然又為几杖安車行役嬾人之說以待其不獲請者

蓋誘之使畢命而然也。及其衰也，經營四方之士有慕乎息偃在牀者，而不敢歸，且以嘉我未老為鮮。蓋至於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之詩，而其情益可憫也。然其較計不平之情，敢為懟而不敢以私請，侘傺無聊之極，寧為怨為慕，而必欲得於君，是故於其出也，一則曰棄身，二則曰倍親，親亦不得而有之矣。自明興，不為一端以求盡士用，而其既用也，務於踈節濶目，無困士力，而士亦因緣而獲，徇其私疾，有告親老有養，莖徒有急，縣官又時時假考功令，以示縱舍，而出處恒劑而相半矣。士重國，則進而有以自見，士

重身，則退而有以自足，其幸而士於明者，與士於周者，重相勝也。今許君飄鬚甚鬢，渥顏而豐頤，專視聽，健飲啗，步止如少年，籍令天子念萬機之胘割，一二以煩君，能無滑精搖神，以示耗損，而長有茲壯，如今日者乎？許君曰：三商而起，問太夫人美寢，扶老圃報竹鶴無恙，即開南華，展淨名，意盡而止，不為乙也。旨酒珍甘，以共太夫人，餘輒與客共之，蓋客醉而君亦陶然矣。彼其歎從事之獨賢，迫將母之不遑者，語君不慨然自矢也。耶？許君听然而笑曰：甚矣子之善文我，寂也。且以我若樗，而保其天年，哉！則有之嚮者。

不穀給事時有所紕論值 天子坐甘泉宮晝漏下三刻而不報聞太夫人為之却七箸夕漏下三刻而不報聞太夫人竟却寢徬徨待旦矣余惴惴焉不虞身而太夫人之是虞今幸中廢吾母子得甘食晏起以母虞旦夕固上大賜也乃入稱太夫人萬年之觴而後讌客

壽大總憲上海潘翁八十序

自

高皇帝有萬世功德以開其後而為昌明博大之治然其最母隄於 孝廟而 孝廟於戊午之後為尤

最繼 孝廟而盛者則母隄 世廟之即阼其元二年為壬癸繼 世廟之初即阼而盛者則母隄于今為乙亥之歲

主上以冲幼秉聖神賢公卿大夫各被濯其志業而為政歲比稔夷狄回面兵革罕試太和之氣旁礴宇內而御史大夫笠江潘翁以謝政之十三年數薦一起一不應再進秩至極品而為八十翁於 世廟之初即阼薦于省于壬薦於南宮于癸遂敷歷中外為名臣以至今官而距翁所生歲則 孝廟之戊午也聖賢之生於天意不必盡合有順而相為濟者有拂

而相為成者有食其實者有食其虛者即天之於聖賢亦然夫豈不欲盡副之順而以實食之然而天之為氣難厚而為數易竒也 孝廟之治固絕文景而上之幾於三代當是時明者不盡察材者不盡力廟堂之上不盡其策馭民不盡閭閻之蓄以其敦龐裕厚之積發之於賢者而有潘翁翁生甫踰髫而天下之事變矣天下之所為變者於翁不相及而翁日取經傳之格訓妙論以與其心遇業成而遂得歲曰壬癸翁亦遂成進士翁之成進士安為賢士大夫者又十餘年而事又少變矣天下之所為變者與翁日相及而翁不顧天下習於儂徂巧進而翁靜自若天下習於乾沒巧射而翁介自若天下習於脂吏巧合而翁侃侃自若然竟不能以其非毫末加於翁之是而翁所敷歷中外僅以公謹少謫隨起當翁之位八座天下所繇變者其人方在事亦不能以一念之喜而輕煦沫翁不能以一事之忤而遽置翁於爪吻之上翁及見其人之敗而左右其振起有位之風氣而整齊其綱紀天下幾越壬癸而希乎戊巳之治翁雖以年至歸而諸公卿大夫規翁志而少益之而今乃有乙亥矣 人主固念翁篤老不欲煩翁事而伯子東南

臺憲屢見風采其出為劇郡又不專以惠文法節廉寬慈其民孺而慕之仲子轉中都官漕四百萬者三年于今大農一切利賴所規摹海餉著為繫令諸季從孫子彬彬貴顯矣夫天下不恒治而翁獨取其至治之世者三而以生以用以享報天不能恒假人而獨假翁其際也俾若契而其睽也俾若避且夫士一沾沾以文學自命輒不得志於宦而世亦影響而仇之又其言曰劇思者精搖而弗永鑿巧者機泄而見造化忌嘉隆之際天下語文章家而有能舍翁者乎翁之於福也取之若東海若之蹄涔日乞而日不厭其於文章也出之若菽倉之稊粟百發而百不覺其耗此非人所能為也天也蓋翁生無何而其郡少帥徐先生者繼之與翁俱成癸未進士更吏中外最後徐先生為上相而翁以亞相握中執法所謂左右其代者振起有位之風氣而整齊其綱紀徐先生其人也今又先後歸各以其身為天下輕重於百里之內兩家喬木相望子孫代興若二室二華之穹然而莫軒輊也徐先生倘以一觴過翁而日不佞言庶幾乎有味哉

濱貳守北塘金翁八十壽序

嘉靖中余嘗侍王父御史印而是時北塘金翁領金吾巡徼職相攝也金翁用鄉人齒坐上坐而王父徐司其金吾職亡害居益任劇退而謂余是夫非可以皮相得者久之而忤他御史金翁誼不受辱上書言狀天子為謫御史而金翁領金吾自如又以佐將作勞加秩一等京師翕然稱金翁強項吏而濱州之命下矣乃金翁則又宜濱州一旦致其仕歸當是時金翁甚口而髮鬢未老也而其大指以士得一命自效即為所欲為不能齷齪從上官長短不得意當去之一鄉潔脩其身不為所不可為以丈夫達則著聲

循吏窮則稱善人是矣以故金翁歸其鄉則又有鄉里聲而翁初為太學生甫三十餘業已治壽藏而樹之梓及它松栢女貞之屬迨今且五十年樹自童而喬鬱盤樛虬丙舍旁拓而金翁則有丈夫子婿倩各五咸彬彬衣冠其顯者至領方岳稱重臣翁歲時率以行落至壽藏輒徘徊命酒莞爾相顧曰吾誠不自意獲至今而虛吾畢如之丘也夫樹去童而喬諸子若孫去壯而耆去髫而牯而吾故自若也則豈非天幸哉吾五歲而孤十三歲而廢箸於詩書之業微矣吾不敢望有家而一官之是贅乃者獲從吾烏程君

長汀君而無吏謹也。則亦越吾涯矣。烏程長汀君者，金翁伯仲兄也。以後先長佐大邑嘉靖間，長汀君有壽八十餘，烏程君亦七十餘，而金翁亦至八十。於是長汀之子都事允升來請曰：唯公一言以為季父華袞。夫余所聞於王父稱金翁者，度之若再世矣。且金翁歸而余始成宦，宦而歸歸而復出，且老而君故自若也。不亦異哉！翁兄弟非有詩書之素，更起長佐大邑稱循吏，以其餘貲廓而措紳，其子姓群從數十人，丈夫至此亦足以豪矣。夫丈夫乃不諱亡耳。金翁三十而已成壽藏，八十而去之愈遠，豈不稱豁落丈夫哉！乃次其語以授允升，俾金翁識之。余請歸而編歲歲之觴。

封朝列大夫李大公八十序

始方伯君之郎虞部也，而封大公業猶未六十也。則已走學士大夫侈言之，而無何方伯君僉浙憲以直左倖帥趙拂衣歸奉大公游於田間，其樂也。間有所不足，曰：兒遂不能以金緋為大公壽乎？大公聞而止之曰：令易而操為選懦，突梯以奸時哉！且吾所不足者非金緋也。蓋十年而天子更置鼎承之，是大公乃始趣方伯君曰：丈夫以時當樹見耳。方伯君出而

稍遷河南叅議用詔恩封大公如其官於是大公七十餘有金緋矣而方伯君亦叟遷至今官方伯君之佐晉臬守吳興部憲山東所至卓犖樹績建白規創傳摺紳吏民間而大公乃時時左顧其服章曰夫推本嘉誨庶幾以余無忝哉而方伯君復有子某弱冠成進士讀中秘書進為太史矣方伯君當之嶺右道京山里朝夕朝大公而不忍離也上書乞請致其事歸以奉大公大公雖老尚持家政益辦至是始輟而授方伯君猶時時跨馬課田僕扶其不職者方伯君多奉大公城西竹林舍所善故人握槊奕棋間效絃歌佐酒大公之酒所甚歡而鼻息惛然不能無動意方伯君乃始布簣於大公之廁舍而相大公寢也大公久乃安之曰吾得若益恃躬如雷且晨起而甘粥力壯者庸非若力也於是大公八十矣諸孫次某而受詩者三人皆褒然首有司列也夫公之生為弘治乙卯先一歲而

獻皇帝之國安陸後進安陸為承天比於京兆京山亦遂齒赤縣蓋大公生而稱人主湯沐之邑者三世矣其鴻龐湛澌明昌熾融之德獨於李氏私之以啟太公而方伯太史及諸孫次顯無際也乃大公不迫

方伯君以早貴而舒徐其年以俟之不喪若左券方伯君不以中齟而廢大公之貴不以晚達而廢大公之養庶幾可稱人子哉方伯君謂不佞寮采之舊禪之祝而太史又時時來從更大公坐堂上方伯君方率諸孫出太史所齎上尊大官之餼以稱萬年足矣何所事不佞言也豈大公楚貴人有美芹嗜芰之好以世其家也耶故不辭而為授簡

封君趙左山翁七十叙

趙翁之廩昌樂庠也以經術無害數袞然先諸生謂取一第易耳而竟弗第也故事諸生即易第而難於

貢蓋學使者歲時試試不無生失得而趙翁則數試輒又數先諸生於是趙翁貢而得完之訓導趙翁所訓導完諸生則又有去而獲第者御史下書言趙翁職業脩備有材器所以褒慰甚至格當遷矣則又拂衣去官歸歸之某歲而其子侍御君成進士授行人法不得封父乃趙翁用天子登極貽恩封如其官蓋又一歲而侍御君則又以行人高第入臺而翁亦年七十矣夫天之所以靳趙翁者僅一第然使之為諸生獲久次上春官趙翁即為諸生然未嘗一日不祿食也其宦不達不得師吏民然竟遂為諸生師身

九州山人和卷之二
不得成進士以為恨然有子成進士逾於身得之行
人法不得父封翁為行人父獨封翁以七十坐堂上
侍御今者道昌樂里具彩服而拜堂下稱千秋觴不
亦大愉快哉且也吾聞之侍御當按河東鹽筴觴已
趙翁踞而問曰吾故嘉隆間老文學也日而以推鹽
徃當出何笑侍御備言今

天子雖幼冲神聖倍於漢孝昭相國學術什百子孟
御史無衆大夫沾沾者因借前箸請於推務外承德
意條上戒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未既而趙翁大歡
悅曰趣具車行矣吾百觴而不辭以安而父之樂於
田里而已太僕某乃為次其語以壽

少司馬公汪伯子五十序

語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即不問隨生寥寥九江數
言彼陸大夫之新語春秋抑何伉浪不雅馴哉何論
武也明興而北地信陽歷下諸君輩名以文起尚
不能從白虎青藜之後以畢經生技寧暇計折衝哉
籍令經生之技能襲六加七通於短長縱橫諸家而
縣官不以一障尺刃畀之而遂諉曰文士無用者寧
不寬也吾雖孱弱不自立然不敢信文士無用於天
下則於汪伯子徵焉伯子束髮而脩古文辭精於墳

典立索先秦兩京諸子其操頤頰擊指腕片語尺蹠無非雅嫻者擬以不習吏而伯子初試令即為良墨綬進郡太守即為良二千石郎司馬部即以兵事承間當司馬指出佐中丞視閩師海上差功次踰中丞旋進中丞盡護諸大將則倭酋以次授首環海而策京觀者不可勝數移填鄖襄綏楚服貪吏望風解印綬小民鼓腹而治入佐大司馬核東北輔邊實凡三鎮鎮各有封事減損耗費以數萬計大要以力必歸障障必歸險食必歸士士必歸伍帥笑嚮外毋令嚮內平勇在公毋令在私如是後先數萬言天子異

而用之著為繫令伯子歸而攝理禁兵肅然趙營陽李臨淮風即與伯子操頤頰擊指腕而習其雅嫻者不知其任將帥也旗鼓之間揮袂出號而伺其不可犯之色亦不知其為文士用也昔孔子任俎豆而辭軍伍乃其意欲以逆折衛君而至夾谷之會即以其用攝敵於俎豆之間而彊自關夫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又何暇別文武哉乃所齷齪於北地諸君輩者以言伯子何黜淺也禮五十曰艾始服官政而伯子及其期則已少司馬矣天下危注意將天下安注意相伯子始所見武功皆已能籍危而致之安地即人主

一旦擇畢公以夾輔周公舍司馬奚取哉當又於伯子觀人文矣伯子之戚黃舍人榜者謂不佞習伯子則貽書曰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乃又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唯吾子之似之也將有請不佞聞命矣頌伯子者宜莫如不佞也敬以所聞復

壽戚大將軍序

往者 天子以戚大將軍閔功成急傳詣北邊大將軍過汪中丞而論北事所不易支者五即 天子不以某不肖待罪行問非舉便宜而授某不可因借箸條所以不易支及便宜狀中丞為文叙之甚悉大將軍至自閩 天子果以薊帥授之亦頗用便宜法從事而不盡如大將軍故指大將軍謂虜騎壯甚卒難用騎爭於是以意間古法教車而以南短兵法教步俾車抗鋒步夾車騎承步利則騎追北不利則車殿以自衛虜稍稍聞之縮弗敢闌入則請款塞至是庵廬錯於我儲胥者且五載而大將軍益得以其間邊事其法曰垣易穴也墩易陵也我高堅其垣而稍踈其武為敵臺以乘之其臺多其卒卒有長糗備五之矢石三之險阻槎出虜不能厚集而以薄薄我我從高下矢石不食頃而烽達於百里之外矣大將軍即

諸營城多為室居部士其室材不以煩縣官因木於
 林因石于山身為陶師以教瓦甃士告勞者一言拊
 循之如挾纊天子乃稍稍賢重大將軍數下璽書
 褒獎裹蹄鮫綃之錫歲時不絕其官至左都督亡可
 加則為官其子弟以慰安之大將軍蓋束髮而從軍
 凡數十百戰南埽倭北拒虜天下談其事而駭之以
 為非復當世人即號習大將軍者以其宿將故謂且
 老而不知其歲僅四十七也今年秋幕府白偃羽方
 置酒大饗諸部曲諸部曲念無以報大將軍而走不
 佞所乞一言為壽不佞以非時謝則曰必大將軍時

而後得足下言無乃非值乎哉且自薊邊吏民有大
 將軍而始脫於虎口而知有生之樂大將軍一日而
 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日也大將軍一歲而不厭
 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歲也而我曹何敢忘不佞不獲
 辭則為叙所以而曰為我謝大將軍時進七箸自愛
 去此以往所未央者歲而

皇帝歲勞苦大將軍問邊計利便因即軍中置號悉
 統諸將軍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
 威信如史所稱辛子真者固大善即大將軍將而赭
 瀚海犁車師勒石燕然之顛者雖饒為之非吾所以

祝大將軍意也

卷之六十二

世經堂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一首

奉贈太保相國養翁嚴公暨元配一品吳夫人
偕壽序

嘉靖中天子祠祀甘泉脩所以靖見上帝而一時
文學侍從之臣多遴入應制撰述而今相國嚴翁由
侍讀拜學士遂畀遷大宗伯獨以敬敏當上意遂
遷大家宰嚴翁以非所習辭不許乃召百僚而矢之

舟州山人四部稿

世經堂

曰而母以而伺吾好也。竭而才而已。則又矢其厲曰。吾不以吾與而職也。竭吾心而已。公卿大夫晨望見嚴翁。晡而脩羔羊五純之節。而風易於數千萬里外。而翁益受。上簡眷入內閣。襄大政。然翁益自畏。競加布素也。會念其先太保公太夫人高年。屬微疴。乞歸里。天子內賢重翁。而懼傷其志。若曰。朕憫勞以機務之煩。其歸就醫藥。需異日。召翁顧。所以為忠盡矣。急於得其親。而緩於所謂異日者。疾良已。蓋太保公太夫人備極志物之享。幾十年。而後辭翁。今年萬曆之改元。嚴翁六十三矣。元配吳夫人亦六十也。郡國守令里居搢紳大夫。脩羔鴈爵帛而薦之。則欲再薦之。則再卻。其年家子某還自楚。乃前言曰。嚴翁夫亦忘所受異數。不張大皇矣之眷。而自居儉耶。不佞則請借前箸。以請自國家守考功令。而詞曹獨斤斤磨勘也。乃嚴翁以待讀拜學士矣。倪文毅而後無兩也。以王文端之賢。負重聲。拜太宰。故不得入內閣。乃嚴翁拜太宰。入內閣矣。翁而前內閣。無及二親者。即李文達。劉文和。亦獨其父在耳。乃嚴翁有二親矣。文達以柄樞久。不及歸養。乃翁獲歸養矣。故事。無既歸而錫封者。天子念翁數遷。不及封。以特典封太

保公太夫人矣。翁又一與畿試及南宮試，所謂南宮者，再分典焉。棧樸之林，後先而棟清廟矣。有子為鄉進士，諸生有聲，其少者芄芄克階矣。嚴翁與吳夫人儼然而臨之，和氣所格，禎福畢萃。即母欲稱慶，得乎哉。嚴翁色少和然，益蹶蹶為遜讓，曰：不穀安知榮，方慙焉求，所以致之而不得也。惴惴焉求，所以承之而不能也。夫不穀安知榮，世貞曰：此乃所以為翁慶也。夫造物者好謙，夫造物者好生，今嚴翁於貴富極矣，乃益蹶蹶為遜讓，此其舟若萬斛者而載未及半也。天地生物之心，固藹然油然矣。於行木於星填於人仁木德，王填星福仁者壽，夫嚴翁於慶固未有量也。乃賦烝民之四章，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謂翁有焉。則又賦首章而進觴，曰：天監有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翁為一舉觴，迨及宴體薦，則又賦采芣采蘋之詩，以美吳夫人德而後出。

贈右諭德愛荆先生六袞偕壽序

予嚮者識愛荆王先生於上舍，而是時先生有里中賦方受計，其出入學士大夫竊目之曰：夫已氏也。而貴人先生美髯而頽然長且皙也。務以讀書折節下

文士而標舉鮮令時時絕其伍若鷄群鶴即其伍亦不敢以狎接先生而亡何先生有子元馭成進士高第先生業未五十也而繇上舍授鴻臚序班已得封如元馭編脩矣予自是日益近先生先生貌不加老而禮加冲騶馭不加益門不加闕即學士大夫更疑之先生非貴人也耶又十年而元馭益重用事為太子右諭德封先生如其官次子家馭亦成進士再遷儀部郎矣予再過先生而先生之貌不加老而禮加冲其自貶損過於封編脩時學士大夫非故識者驟而語之先生不知為貴人也以問予予曰此所以為貴人也夫子不見夫萬斛之艦乎其始鴻臚鉅軸重柁勁檝飛廬翟室望之巖然重也若以為不堪益者益之斛干而蝕水不加咫又益之斛干而蝕水不加尺故其為載弘也夫先生貴于不貴不貴于貴人意不貴之而跡貴之以貴疑先生而非也意貴之而跡不貴之以不貴疑先生而非也夫先生之所載者弘也於是先生業六十矣厥配吳夫人亦且六十儀部請急還里稱觴壽先生而諭德以史成當上不獲請謀割大官珍餼法醞以遺先生吳夫人而屬予不佞叙之夫不佞當隆萬間以八十叙故相李以七十叙

世經堂

今相君張之為父母者至先生吳夫人六十而三也
成周以上代有世臣而是時卿大夫老不任政而始
及子故父有爵子而子無爵父即唐以上未有議及
榮先者晁大夫薛丞相張太尉之父幸及在然去公
歸即田舍翁耳元馭而編脩即先生編脩元馭而論
德即先生論德吳夫人遂稱太君於家者不亦夏越
古倍百哉說者謂隆萬之際得天地委和之氣為勝
故多顯融壽考乃子為德而康其父母父母康而安
子於政者二相君其尤赫熹遲之哉王先生之偕吳
夫人七十若八十者不佞當又有所論著矣

封州部郎明齋劉公暨李安人榮壽序

明齋公為吉安諸生三十年而所從受經者指以數
千計去而顯者又若而人而公故韋素自若也巴公
有子某能用公經術成進上官比部郎諸生相顧謂
明齋公乃得稱比部郎父乎公故無色喜也而郎用
最當封公如其官諸生復相顧謂明齋公乃亦遂稱
比部郎乎而公益無色喜也以書戒郎曰郎何自貴
我吾見若鄉人之以子貴也而不以子聞也吾甚鄙
之即僅以子貴也毋寧僅以子聞也於是郎居平念
時事感慨不自持欲以身為之公聞而復遺書戒曰

郎將成仁耶抑成名也夫事至而理得者仁也求事以自顯者名也且不見夫善射者命鵠審機不發則已發必中窺破的夫茫然而驟發之未有不敗矢者也郎再拜受教而會以明章程曉暢機事聞上特拜監察御史公亦得稱御史父乃御史謁余而請曰業無以當吾父色喜也屬已六十餘而母李安人亦媿之意者僕君一言為之重乎余謝不獲則謂御史曰子之家公不云乎子之事至矣主上方傾目導耳於旒纒之外而子以材譖擢端右搯腕而當無諱之朝小言之則天下小福大言之則天下大福而明齋公能無不色喜乎哉即無論明齋公李安人哲哲若雋母而不為一進七箸也夫御史不足以重明齋公公太虛也女人若德曜共為職而相忘於富貴太和也子不以御史悅父母而以御史能達志而悅父母太順也即靡不佞言可也蓋有國史張柱史萬者亟稱明齋公嘗從其家人習陽明先生言已又受書東廓先生夫公內重而外之輕此自天性靡所緣飾不然二先生之徒寧無有藉官與子姓而重者安能窺明齋公藩也

習易庵封翁暨劉孺人偕壽序

其哉天人之交相為私也。蓋予有感於明嘉萬際云。而是時人主稱為右文。而相君後先以起。至貴顯諸詞林。客一入縮史筆。則大官之膳立。至日飲美酒。梁肉。又有裹蹄。繫絲以勞成事。稍進經幄。則益重。有所陳請。輒得。得不為故事。休沐予告。輒為置郵。橫賜加賜。種種有公卿所不敢望者。而前賁後延之典。以七品優加於三品。而不謂僭。其所寵靈光大。震動朝列。士各引分以自遜。而其陋者至相指目。以為人主之私人。夫夫也。非人主之私人。而天之私人也。則何以稱天私人。今夫孰不欲祿逮父母。而屈指隆萬。而上九列之地疇。為逮父母者乎。顧獨有少師。今江陵張公故相趙郡郭公揚州李公。吾吳郡嚴公。以一品秩父母。並篤老無恙。而他公卿不爾也。然是四公者。皆所謂繇詞林顯者也。余以甲戌入領。同政始獲從習檢討先生游。而先生有父曰易庵翁。有母曰李孺人。易庵翁為諸生治經術無害。然五試於有司。而五不售。一旦讀易。有所得。歎曰。易吾自有之。夫孰非消長進退哉。因自號易庵。罷去舉子業。不復事。而教其五子。至習先生。以戊午領省解。學使者賢翁而予之冠帶。藏之篋。曰。毋所藉冠帶為也。習先生成進士。入

讀中秘書矣。蓋嘗迎翁與劉孺人養翁遣劉孺人而
匿身耕也。曰：吾懼夫長之孽消也。與進之為退幾也。
已習先生縮所謂史筆者用恩封翁如其官。劉孺人
亦有號矣。而翁時冠素褐寬博猶故也。即劉孺人養
於習先生而不令多簋也。曰：吾奈何先夫子而飽大
官膳乎哉。然習先生益重於朝。而習翁劉孺人壯甚
適。蓋習翁之所謂易者其用始伸已。夫豈唯天私人
人寔私天。夫天不能為不盡之益。而習翁以寡取承
之。天不欲為嚮應之福。而習翁以緩得迎之。此所謂
能私天者易之用也。其為四公可待也。余不佞嘗一
授辭於學士王先生之父母。再授辭於脩撰李先生
之祖父母。而不得其說。乃今於習翁之為易而得之。
故於習先生之請。而序其所以云。

封吏部郎解州孫公暨配侯安人壽序

當隆萬之際。天子數推恩臣下。而孫君仲直為中
書舍人。即以其官封其父解州公。而母侯為孺人矣。
尋孫君以舍人高第入吏部郎。考功驗封。轉郎文選。
而又封解州公如其官。母侯進安人矣。故事。繇舍人
而郎者。以階接不重封。乃仲直獨得再封解州公。與
侯安人。諸當得封者。或不能及親養。即及而或不得

解州公侯安人甚壯無他仲直為舍人而所下
之郎驗封考功而其所被恩澤皆郎曹為其請

天子屬草於詞林法從之臣而以皇言出之所以
褒美光寵聳動海內而一時搢紳大夫又樂言其事
爭為之謳歌頌祝而不已仲直尚以為無當而不佞
貞甫公除困里中畊乃貽書數千里而屬辭則豈以
不佞之有當於仲直也夫文人之辭易飾而誣近之
以為不若野也貴人之辭多可而譽近之以為不若
賤也夫所以謀野而徵賤者其仲直也然以受之解

公指也初解州公與其伯季者凡三而皆受博士
家言其父母老矣而解州公一旦喟然曰夫三人者
盡儒而儒安能以筆舌朝夕也又安能以養父母即
三人者盡儒而宦游也又孰與奉吾父母歡也吾寧
農而寬是二人者於儒也於是乃業耕為跡耕耳而
不失儒者節又以善乾時趣息且有天幸稍贏乃伯
仲母虞於生而儒道就以次膺歲薦游太學又母虞
於父母養而脩隨古甘具矣解州公居恒謂范希文
何如人哉吾不能得祿之餘以吾耕之餘幸贏而吾
之族指又差少幸易濟其食而取毋饑於吾也衣而

取母寒於吾也。冠者思以室而笄者思以家也。吾寧身之不飽暖而縻裝之若洗，念為吾之先者不敢以賈應也。於是鄉人人稱解州公賢，凡解州公之得稱為賢，侯安人成之也。安人之為家，其課臧獲拮据母間，執女工，夜分而母請休，緝泚指為龜，而母告痛，首不重珥，衣不曳地，以左右解州公之施，脩髓旨甘之具，專精於二尊人，二尊人忘老，而最後太夫人忘為寡，蓋如一日矣。解州公之伯兄有子六，而皆業儒，則為之構宇以居之，曰母撓儒也。自有子二，亦皆教之儒，其所以視二子者，母逾於為從子者也。解州公力於外，而侯安人工於內，而樂為其父母者，饒為其族者，豔為其閭，左右者歸賢焉，則業何必不耕而辭烏藉之貴，且文者宜其有取於不佞也。然仲直以念公與侯安人，一旦上章辭綬歸，蓋脩公與侯安人之所以養父母者，而不佞稍出，稍遷至中執法，領藩鎮，母論其辭不文，然不稱賤矣。公亦何所藉不佞第公既嘗習儒者言，當亦知茫希文之所以事宋者乎。范公再入諫垣，再遇西虜，一入忝大政，五典名郡，惠澤徧於天下，而後及於族，夫天下之為公鄉者多矣，解州公與侯安人聞之，當投杖起趣，仲直曰：吾二人幸

甚壯無他詩不云乎貽我耒耜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若行矣吾不廢德於鄉而若為天下德可也

贈常熟令連侯臺獎序

余讀漢史至元康神爵之間未嘗不再三而歎以人主之究哲利治也歲一再下詔獎予勤事吏二千石至六百石以下增級賜爵蓋屢屢焉其蚤者不至畏其難而久者毋遂怠於易為民牧者不使輕於視吾牧一歲之間儼若人主之親坐於堂皇之際而鼓舞之也故天下之稱吏治者歸元康神爵而稱能致吏

治者莫若漢宣帝其次則莫若明今夫與人主分而治民者守令也與守分而治最親民者令也令去執經為諸生時大槩不過一歲所抗顏而居吏民上一邑之生死貧富伸屈恒由之不亦重且要哉故始至而稍露其能則臺使者為檄而旌異之以示予也稍久而其能盡著則臺使者為露章而薦之以示進也又久而政既成則為之官其父超而為給事御史次則亦郎署以示報也以令較之可三歲其勸典日益新故其精神亦日提擻而忘其怠其下之視之亦日新而不敢輕甚矣 明治之似漢也常熟吳一巖

邑也。戶口數十萬，斷案月率以數百計，錢穀城雉當
中土大郡，而隆慶未廣平連侯來為令，連侯少年所
謂去諸生不過一歲所者也。為人文弱，狀若不勝衣，
然至登堂左右，顧則吏抱案辟易，不敢仰視。語若不
出口，然至剖擊刁猾，獄不數言而立折，以為神明。旦
夕造請鄉搢紳先生，折節恭謹，然不敢卒然以私進，
其讞決無大小不崇朝而畢，逋稅無遠近立取辦，而
不告痛，及為民爭漕計，扼武帥之吭而抑之，噤弗復
吐，乃以間行學官，脩古文禮樂之事，彬彬焉。御史姚
君司而賢之，以侯之治尚淺也，而旌異之，其辭甚嫻。

美曰：遲之行且露章矣。一邑之士大夫吏民，謹然而
樂侯之被旌也。曰：遲之是行且露章矣。太學諸生章
衡輩乞不佞文為賀，夫豈以一御史旌書為連侯重，
連侯之賢豈亦以一御史旌書重，即余不文，文而連
侯當弁髦之也。雖然，以一旌書重連侯，則不可以一
旌書而奔走闔邑之人，謹然而樂侯之被旌，侯固可
重也。今

天子冲聖炳於萬幾，賢公卿脩丙魏之業，綜核名實，
當逾於元康神爵間萬萬。連侯亦重勉之哉。余不佞
嘗備為吏廣平，廣平人吳公今為吾郡守，赫然如漢

吳公天下第一異日連侯之政成不佞脩班管之業
曰郡守令一時廣平有二君子哉賢於漢循吏矣連
侯固不以余不文而弁髦之也

誥封少師太虛公元配一品張太夫人七十序
萬曆之三年乙亥而張太夫人稱七十云前是元年
之癸酉相國江陵公以元德弼亮天子救寧中外
搢紳衿韋之士母以致其謳謠頌祝之私而屬封太
師公七十則爭走之江陵太師公又多逡巡謝不敢
當其能自致者十不一二而明年相國登五十則又
預敕戒搢紳衿韋能言之士母以卮辭更我夫衛武

公九十五而其詩以箴而不以頌即更我母用耳為
於是搢紳衿韋能言之士咸絀而天子推本所自
為象龍五彩之服以被太師公益發尚方金錢充六
珈瑱掃資俾太夫人儷美焉而又明年則為今乙亥
相國輔理益効天子曰拱已以談經術寤寐二帝
三王之盛百辟承服辨髮之虜腊胓之苗唐虞所不
賓者莫不面易飾轉儲胥乎四岳胡耆弱稚委寢
薦於其上而不敢動即相國愈抑而毋用搢紳衿韋
之士言夫安能終絀而不效一言之頌於太夫人乎
而况辱公同進之雅亦與有絲髮之係於宗廟社稷

者耶。於是不佞貞竊預聞之。退而思所以頌太夫人而不可得也。大凡可得而頌者，必其有所不足者也。夫不足於外而婦則昭，子不足於少而母儀顯。故夫斷機之以成其夫於學，而三遷之以成其子於教者，其為婦為母顯矣。而所以得稱為婦為母者，未也。唐虞之相功，莫高於后稷。而至其後，颺顯而咏歌之不足。又推原所繇，出故其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夫以姜嫄毓詰之德，即更僕未易數。而為之子孫者，豈不欲一鋪張其盛，而所可稱者，僅曰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灾無害而已。此固人道之常，然而所以為姜

嫄者，一稷而足矣。是故論功者論稷，於姜嫄觀德者觀姜嫄。於后稷也。今海內瞻聞相國之相業，則意而歸太夫人之義方。其里居者，習太師公之鄉政，則意而歸太夫人之內助。覩諸孫之雲仍，則意而歸燕貽之謀。嘉媵子之駿起，則意而歸小星之度。而太夫人固恬然於太和至順之境，而忘其所為德於世。而不自有其功。天下旣意而歸之，不佞又意而頌之。母亦周之所以稱述姜嫄之淺者耶。太夫人誕彌之月，為孟夏是月也。天子方坐明堂，左不飲，酌用禮樂，慶賜遂行，而六宮獻繭，長信之黃金，與繡帟，禪纒，阿錫。

之貺又西走江陵道夫相國方秉天下樞為帝者
師夫豈靡盬而不違將母者太夫人亦寧能忘膝下
之戀而日事太師公夫亦以江沱汝漢之間尚未盡
洽后妃之德而躬率之以內毗太母之陰教耶自
是而二南之化成而風始矣夫二南之風采之太師
而後頌聲作當其時不佞亦何敢讓也請執以俟

贈顧母太夫人九十序

天子之侍醫顧君以母太夫人九十告也諸薦紳先
生大人奉觴為壽已張少保相公文壁間以保故貴
賢聲於文則人人益大羨喜爭自效為祝若干萬言
而顧君數為擊鮮合樂堂上下以謝客而娛太夫人
之觀且侈盛舉云世貞於君鄉人也辱見推擇為客
又辱而強之言言當無加者不敏則竊聞太夫人一
二微時事矣先舍人豪舉吳然於貲不中程也不待
而強有力駢侮則廢箸之他舍屬歲侵君與兄太常
丞藐然孤也太夫人緝緝洗而佐二孺子出游學是
時無論纖畜且計口食矣太夫人日夜抱而啼懼存
者之就塗炭無以報地下寧復望鼎養守耶已太常
起善書官中秘又繇黃帝家言徵顧君昆季鴈行顯
矣太夫人就太常養鮮豫色居恒謂置杯酒堂之地

滿而覆若寡素業且滿何能持未幾太常果中小法
跡其隱不無類范蔚宗傳焉顧君太怛迎至舍跽進
脩髓觴竟則槃舞為嬰兒態晨興慰問所苦大婦親
浣則禴諸所以共太夫人無絲毫憾哉太夫人甘之
忘亡也顧君游於公卿間人乎即所造靡不倒屣坐
上坐歡然洽也度諸公卿之嚴重君非以游故而歲
時伏臘多齋遺大官膳及水陸君選而奉太夫人昔
漢婁護善五侯日餉異味合之為五侯鯖也語見傳
中計之君卿母尚無恙然不聞孝廉舉護固俠客雄
耳其內行何敢望顧君蓋吾嚮者接顧君至伉爽也
酒之太呼笑徹四坐而自太夫人從絕不聞遽聲紉
以蒲藉行履遇子姓之戚則飲淚飾而見太夫人施
施如也至臧獲足相戒毋得輒見聞蓋太夫人養於
君數歲視八十則加少得非無爵屬於志耶暇則縷
縷戒顧君記緝緝浣時狀否老婦之愛少子甚他無
屬兒顧齒及老婦更有後若兒孝於吾足矣諸薦紳
先生祝少及茲者世貞乃言曰太夫人春秋九十高
矣以節享也顧君之事太夫人以志也其矜脩偉行
豈不彰彰聞於世哉

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歷下有李生者治毛氏詩釋褐尚書刑部郎李生能
為古文辭奇士也與予好生燕間語及已曩所以貧
狀與太夫人事未嘗不簌簌涕下也李生之言曰某
也九歲而背先君子二弟方呱呱蓋是時先君子先
已娶有子云太夫人為後室而祖母楊老而昵前子
懼某輩長產當瓜分以薄而覬我太夫人之易嚮也
我太夫人日夜抱諸孤泣曰天平吾乃愛旦日命哉
即二三子之胥顛躓無以報地下於是自誓繫束不
一問戶外事而侍祖母楊益共謹如新婦時蓋八年
楊物而前子以昵故稍蕩其業益恨有某輩也太夫
人重嘆泣曰天平其終忍絕李氏哉廼廢箸出僦金
田可粥者三十租踰年僅十租而又坐貸息故廢箸
徙僦學旁舍貧益甚於是某漸長稍稍取遺書讀之
太夫人躬力作女紅緝泚二弱弟則為人傭保給
之蓋母子更命併日食也日子謬從有司薦乙巳之
歲請告歸故里中具冠服率二弟拜堂下置酒願得
奉頃刻懽太夫人顧愀然不樂罷酒久之乃念先君
子與貧時爾予聞李生言而悲之且私以識太夫人
礪節和行順拂而甘苦有丈夫氣焉亡何生復來謂
予曰太夫人今五十而加七誕辰近矣某謂鮮所當

力未悉一作
辨服節

意者而得子之一言為壽何如予曰子之壽太夫人
也將盛冠服耶曰然致水陸旨甘脩隨耶曰然力未
悉率若婦二弟暨諸孫列前後耶曰然然則太夫人
亦若乙巳之愀然者爾李生色恐不復對曰無恐也
子曩昔第而歸它亡自樹見太夫人慰子之沃而忘
瘠也侯易思也故戚夫謂為子戚爾子距今服官恪
砥行誼而博古善文辭脩先君子業而廓大之太夫
人庸戚耶且太夫人賢者也其不以人情病人理固
夫於是李生色少解而予又前告之曰未既也子盍
益勉焉子之造與太夫人之壽日進高朗融顯海內
稱李母與孟母並母論河東氏焉予歲得文壽之不
然而子官且更高產更厚歲時伏臘窮數道力考鐘
鼓行玉曳紫縣官俯謁如家人禮為壽而太夫人愀
然自若也子以為孝乎哉李生悚起拜歸而語太夫
人太夫人曰善

王母米太宜人七十壽序

王子之獲幸方伯明輔也而其父水亭公六十則為
六十序已又為公表其藏稍稍聞內德矣而又十餘
年而為萬曆之乙亥米宜人年七十明輔走使自晉
之楚數千里而乞王子言曰日太宜人六十而不敢

一本作悚然
起拜

自不依日

以辱子言則以先大夫在先大夫已矣不穀不敢以
竟揜太宜人德也不穀之有蜀藩也則先大夫棄之
有祿而弗逮養太宜人逮養矣而弗以祿也不穀蓋
怍怍營營焉無可以慰太宜人者太宜人歸我先
大夫也僅一歲而失舅以事姑梁夔夔齋慄姑未嘗
不稱善謂筐筥錡釜誰其尸之者將季女耶時伯氏
擅室而恠則春浣自給姑憐而衣食之既當從先大
夫謁選京師廼脫簪珥質隣張姥家益市酒脯為壽
至再姑恠問何所得酒脯市豈其能割伯氏橐裝耶
而是時不穀且醉矣姑司知其自張姥所度簪珥有
餘直更從市錦襪襪兒太宜人亦恠謂姑豈其得之
伯氏必張姥家餘直也問而相勞苦且相泣也先大
夫自是稍有官然最稱為卑薄後先皆太宜人佐之
以稍具伏臘費謀為不穀置室歸而如懸磬矣蓋伯
氏沒有子不別治生先大夫分俸以食之猶不給則
盡廢其箸而獨身與嬾孺跳之黎城先大夫計無所
出則太宜人徐出其橐曰吾所以食不一肉膏膏而
達丙以佐公於宦者謂有此日也不穀得遂置室且
毋廢禮以貽里中長老譏矣不穀舉進士累典州郡
先大夫業已棄官與太宜人俱就養太宜人恒諭不

穀蕪而持先大夫於溢曰公母厭此二簋以刺史供
 若薄以供夷門抱關不亦侈乎蓋先大夫嘗為其官
 云以故稍稍安之而會跳黎城者亦竟病死太宜人
 謂不穀責在汝矣其遺孤可撫也躬為湯沐綴衣所
 以撫視之不異諸孫且娶名家女為婦凡先大夫之
 為母梁而奔梁喪具易戚而得稱為孝其游宦於義
 豐於安慶皆卑官而得稱為能歸而好行其德於鄉
 而得稱為厚太宜人所以因勢導誼柔剛為和者功
 故不少也不穀既不能以祿養太宜人而又不能得
 子之一言以為太宜人壽即太宜人謝不穀稱光頰
 恃粥而起煢然一未亡人不舉若之餽不穀何所藉
 手而寬太宜人之顏色王子曰孝孰明輔乎而胡以
 祿為太宜人志也且不覩夫祿養之不易當乎哉當
 周之微夫豈無升斗之祿以逮仕者而其大夫苦於
 行役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所謂雖有粟其得而食
 諸其而至於祈父之章故轉予於郵有母之尸饗則
 更以薪水為親累也今吾子弱冠而成進士累典名
 州郡不為不達不至賦繇上以感其母雖遭萋菲中
 廢然獲遂歸而效無方之養不至有靡盬尸饗之歎
 索雖空勤於稼穡而禾三百廛足以儲甘旨吾子手

選而進之太宜人將欣然進七箸曰豈其食魚必河
之魴則又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吾子可無虞於志
也遂書以為贈

贈馮大夫張太宜人贈封錫典序

蓋大夫之棄守君于襁褓也時猶在諸生云手守君
而授張太宜人曰庶幾以兒長乎以我馮氏煢然欲
絕之緒憂而敢覲一命之榮地下也我其諸生瞑矣
太宜人日夜抱守君而泣也何渠兒得一日長乎以
藉手見而父守君業已成進士矣太宜人年六十當
旌其門加棹楔焉而又撫守君泣曰吾不忍以而父

成吾名也既守君為太倉三載報最矣幕使者疏留
之而以其最上考功令考功令上 天子天子異之
賜詔褒予守君備至而贈諸生為大夫太宜人亦進
封從今稱守君將擇日致五熟釜焚草大夫之墓而
製冠帔以進太宜人於是州薦紳先生吏民儼然而
造守君曰唯大夫為能啟守君哉則有 王言在抱
樸含淳敦倫樹義蓄其善慶以遺嗣人諸生所以友
夫也則又曰唯太宜人為能立守君哉則又有王言
在褻躬貞靜秉德儉勤栢舟靡他杼規有素毋所
太宜人且旌也又曰唯守君為能成身成親哉則又

有王言在。私煦有恩。庶平無害。敷政優游。宜民愷弟。大夫太宜人。所繇以貴也。守君以介。然一州遠在海澨。而人主能卹其私。而精知之。若此。且夫國家褒錫之典。於外臣至重。且蓄也。止論史院郎署臺瑣。滿三載。亡害。若取諸寄。一名為守令。而所以難之者。百方有先任深。而後秩淺者。不得稱滿。滿而徵科。不及額者。不得考。考而非有薦剡。至再三。者。不得與錫典。當隆慶中。太宰脩久任之政。以擬諸守令。諸守令多不待年。以遷去。而獨守君。後先五歲。為最久。積薦剡。至十三。為最著。諸所以難守君者。乃所以易之也。守君而以五熟。雀薦大夫。且若饗之。曰。前以三。後以五。非前以士。後以大夫歟。吾望不及此。吾安瞑矣。大宜人撫守君。而後喜可知也。曰。吾以吾子成。吾名則庶幾哉。吾可以無愧。往者守君。謝不敏。而薦紳先生復懽然進曰。天子固稱守君愷弟矣。詩不云乎。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其有父母。而藉人主之綸言。以榮其父母。吾儕不亦與有榮哉。遂稱觴而別。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四

三十一世經堂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五首

虞竹西先生集序

王生少則侍其家君言吾王父之交虞先生也先起家至金紫以老而居恒相字之云而大父罷自少司馬間悵自失曰予歸髮且種種而愧元凱哉元凱虞先生字也嘗叅議蜀省事久當遷矣而會有所不可即投劾還里中甫耆而貧家人產未恤也又云

敬皇帝時治饒樂亡以繁法濕束中外吏安之以故
公卿薦紳大人重去國而下者厄積弗輕能進虞先
生郎夏官垂二十年守故秩乃稍稍徙中大夫無幾
微不平見顏色固其時云然亦虞先生敦行恬裕不
為奸時喜好也當虞先生之得老家徒四壁立而裒
其食生計為良醞日使即僕候於巷過須髮白者隱
者儒衣冠者即邀致亡論連夕虞先生老於酒人乎
內行整讀書脩然謝絕縣官公私事至問黨後進冒
殷策華多私而慕謁者更相戒毋令虞先生覺為也
家君述于吾王父僅此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蓋十餘年而王生之邑從虞先生孫游恂恂然
儒者稱其後人既洽而出先生遺文辭讀之卒卷未
嘗不歛衽為恭敬也已又愴然夫人臣持法之操不
顯人主容而顯人主奪

敬皇帝推腹心臣任而鈞陽公為大司馬過十載而
虞先生寔佐奉行之其大小得互體而徑達何顯也
至一二近幸見侵迫有所上下而虞先生持鈞陽公
鈞陽公持人主援理而却之今語具見疏中一時海
內加額上神聖不睚幸朋比次乃以美鈞陽公然
而亡及虞先生者而虞先生又工詩若文所模畫陶

柳諸名家併其語體得之然絕不以此聲聞郡國中何耶豈虞先生業自晦約不欲令人知也則可夫使逸德卓行竟就湮鬱能亡愧其後君子哉王生曰自虞先生偕吾王父沒未覩脩其交者也士朱丹其藪見則習磬折卑口揚面儀施等貴賤相顧足矣不知虞先生何恠焉

太師梁文康公集序

余聞之霍先生云故太師梁公之賢也

毅皇帝特秦王欲關中牧地陰款上佞臣寧乃以疏請既請而諸大臣給事御史亡不持牧地重勿與

佞臣寧從中下甚力諸大臣恐稍稍引避上怒甚

促梁公草詔公草詔曰地沃饒西邊所給芻秣數十

百年今遺王王慎毋以地為姦人亂資上駭曰牧

地故重耶已之余雅已竒公事而不能無疑於霍先

生之私其鄉達也已復從諸太史先生徵之信而又

久之稍益讀公集及他傳記乃更謂霍先生畧禾悉

也世自不鮮輕訾非梁公獨不竟南狩中事耶蓋

上雅念金陵土風欲止未有繇而會宗伯以郊請

上謂郊

高皇帝都局不可梁公業為言亡能綿最者且配位

解自不鮮一不不自

在止誰敢移之廼寢 上竟以郊日迫發矣而是時
江彬握重多從射生飲飛宿衛內自疑數司 上間
公委曲輸款以緩敗其謀得不叛後竟與新都公合
笑捕誅之

毅皇帝崩公奉詔迎今 上安陸 上即位當推恩
迎者公力引疾乞骸骨即不被公亦不自言絳侯誠
賢木強尚欲私代王有請公不大遠勝絳侯哉當公
端揆日而給事御史每一二指摘公欣然亡復辨意
不欲以已故傷 朝廷恩已見辱臺諫更為之地若
此且公亡誇人蕪而握政十餘年歸欲構數頃地自

段不及直罷長沙震澤諸先生聲華薄海內公與之
下上其議論文章亡少遜然以文乞多不應即棄
去稿草今其存者固醇厚爾雅稱盛世風眎諸先生
獨歎嗚呼公胡長者乃爾余讀嶺南志先朝大臣不
數數僅一丘文莊公文莊相 孝宗履熙運為時所
慕說顧其施行與學不悖亦不能相當公後起居其
難而旁解婉劑有足濟者學士大夫居恒相語
毅皇帝朝中貴悍將固臂引蠱惑縣官而士氣伉勝
亡小貶梁公力為多即嶺南好稱文莊學又焉能舍
公矣梁公沒僅三十年其孫孜哀詩文合若干卷授

簡予余少且賤，汝獨以其懿不佞，俾為綴其大都，使後世考焉。

陸吉孺集序

陸氏自君之先，稱世能文章者，與君四矣。然自其曾大父文量舉進士為叅政，大父安甫以進士卒，父象孫為諸生，且儼文益奇，而君竟蚤夭，不進士舉也。生三十三年耳。王世貞曰：予髫髻業從人授書，則侍陸君云。君為人溫茂，善談笑，徧客語無所不盡意。客以故恒好過陸君。君是時繇博士弟子術中，稍稍厭之。嘗就試，過探其箴，多先秦古文書也。而試輒竟，少利弗顧。君恒依外家游，里俗視諸生，試上下等其禮。故奇陸君不合禮，以漸殺君。敖然曰：即更殺予，禮以能殺予乎？執脩其辭，故多憤激慷慨幽憂之旨。然不數數也。於吳善文氏二仲查懋欽里中最善者。予師陸宇清先生，次乃邵弁陸明謨、陸明羽，其入咸豪介多蓄方軌而高標。見君輒自失，酒間不召君，亡歡然。君性不食酒，匡坐湛如。間一對客奕奕，恒勝客而傍視。若不解者，又能古隸，得鍾梁法，行草亦適逸有度。所著即藁草，客就案玩視，持去。君卒而予搜糺其遺詩，文僅若干首，得平生什之一，以數故，亡擇耳。嗚呼，鄙

炎王融子安長吉竟之令考天之抑斯又何激哉近則吳中昌穀沒齒與並陸君竟足死矣世貞又曰潁川陳太丘代以益貴人乃稱公慚卿卿慚長覩平原之積閼不已墮玆其藻業偉脩蔚然令聞抑又何慚矣假令長安生貴人疇不世世膏沐焉令陸君父子易而就彼也

南中集序

守始為柳州柳去京師八千里而遙其先守多謫人稱不足辱鈇鎖者如宗元諸君固名隸罪人籍居不自引分懟恚排側往往托之篇章以寫其不平守錄郎高第遷不當尚書啟事中耶抑何罪也顧亡夷荒其民日夜祗席而乳哺之柳守滿三歲當代即柳猶未快於忌人復坐遷激江激江去京又萬一千里古所謂羅伽雜甸焚種夷沐將軍筆路藍縷手剪箐棘弁雕結譯侏儻廼稍稍役服比中土即更稱隸罪人籍者不聞有激江守然守充然自若也守之治激江亡改其詘柳州者其民益信而念之雖忌人亦不竟勝守超中二千石以去先時守晨而坐郡治諸屬國夷案行吏民疾苦頃刻辦治馳羅藏玕札湧拔群峰之勝盤江迂流而含態發為詩詩多溫厚爾雅亡幾

集州山人稿卷之十四
世經堂刻
微見於象色之表間有一二比物緣興以寓吾不得已於君親之思而已彼其慙恚隄剛不自引分者雖究肆隋削委致模擬工奪天地之變惡在其易是哉漢時薦紳先生固不堪長沙矣明興教化沛流跨滇巴牂牁非人之境阻深習闇光曜朗賁彬彬嚮文更長沙而南何啻十倍採守所風詠記述上太史太師二氏秩如也豈其論於橫廢牢愁之粗者耶守吾王氏字汝康由進士宴遷今轉運河東

李氏山藏集序

某吳人也少嘗從吳中人論詩既而厭之夫其巧倩妖睨倚閭而望歡者自視寧下南威夷光哉然亦亡柰乎客之流其質而睨之也思一遂徧觀中原下上絕藝之士而不可得故聞大梁有李獻吉者自北地游宦家焉大梁則人人習古歌詩後進躡影稱說李氏家言矣乃黠者瓜分而蠅襲之標幟傳響以為已有而忘其自而獨高子業與今大卿李公一二北地指語云某乃以次受其詩子業簡練婉然自意人也以故多沈深淪漣之致其致時時出語外也然亦恒先語而索大卿公不及子業脩而發之於天倪右之以物變沛然氣愆溢而動上所不極以故多瑰偉雄

世經堂
卷之十四
七
而擊也。或從而決也。砰磕也。磋砑也。若虹霞之流天而卷舒也。應龍之角疑如出且沒也。蒼鷹之摩大空也。而驥逐景。蓬蓬然土囊之決其口。揚盭而霾也。其沛然氣慙溢而動也。衆且以為璞乎。未材乎。即僂爾亡所致剝削。而宋人亡所加切劓也。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似此地也。甚矣其深也。夫豈唯破的。殆括蔽洞胸哉。即使離朱浣管。而睨亡慮矣。蓋大卿公既擢第。數起家二千石。而坐王國。故不得入為九卿。慷慨歎曰。嘻嘻余。其以一時而易百世業哉。歸謂從子。秦體別余什梓。而蔽之嵩火之間。毋令止地沾沾地下也。不佞則何所窺測。授簡焉。

俞仲蔚集序

吾所與布衣游者三人。俞允文。仲蔚。謝榛。茂秦。盧柟。次榷。謝廬。故河北人。任俠往來燕趙間。燕趙書生習稱之。而仲蔚好里居。又善病。病輒不出。應客家人數米而炊。旦夕不辨治飯。即且治麩耳。終不復能有所干謁。凡仲蔚所為行。衆樞甕牖。咀藜裋褐。不厭死而已。而其自托古文辭。特甚。吳中少年習聞其鄉有名者。則日益事相貴。椎竊不休。飾模母。揚其直而售之。

乃仲蔚弗顧也。謂余曰：而來前而為黃初之際乎？
蓋洋洋如也。即不遂方軌而執鞭者，忻然矣。仲蔚又
稍厭唐以後書，雖不能盡屏，蒐獵一二，計以共埽除
之後，非素所做慕也。以故益日與諸少年倍仲蔚之
文與聲，不能走闐闐而南北。雖然，海內更二三君子
亡鄙余者，與仲蔚相驩足老也。即不可而使仲蔚卒
棄其故而臣諸少年，婆娑漫淫，白首途遠，豈其能遂
重洛陽紙而以是歎哉！然又胡竟寥寥乎仲蔚也？五
父人積壽，夢之鼎者齋而後出視客，客曰：嘻，主豈教
余於無鼎哉！默其窾聚金而液之以意，加新焉。出鬻
而賈者，蠅集也。過五父，睨而弗視，曰：烏用是？文闢智
而泯泯者，此非其體貴賤殊也。則所由辨難矣。仲蔚
投余集十卷，不佞得寓目焉。更之為四卷，賦及詩雜
文若干篇。夫賦，余不知其所自也。其楚人哉！五言古
志而沈深，潘陸之翹楚歟。知其母齊梁靡也。七言古
之麗以則也。五言律之思也。長篇之莊也。五七言之
悠然而雋也。文之為贊也。銘也。赤牘也。七子所懼然
而辟易也。夫

盧次樞集序

王世貞曰：余跡盧樞所邁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旣

稍得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
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睚眦怨而不怒。悠然詩
之風乎。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澤
於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中來耶。然自東京而下。幾如
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奈何取其所論著而姑
韻之。以為賦。若茲乎。紘即盧氏所就幽鞠放招。凡二
十篇。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
天地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天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
段二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
豈其先柵而室。凡夫文人業自好。負氣殆其常耳。盧
柵家素饒。以賞為太學生。好擊劍。使酒罵坐。嘗跣而
見縣官也。已又譏刺縣官。文憾之。詳為嚴重柵。而微
坐。以殺人事下獄。先是次榷治場。干榷其役夫。得伏
麥。以為盜也。鞭之數日。役夫壓於墻。殞。縣官色動。曰。
惜。曩是復能。既見我耶。趣具獄。抵論就市者數矣。輒
有天幸報罷。而謝生者。故嘗識盧柵。次榷携其所著
書來游京師。責人出誦之。泣曰。盧生且死矣。此乃死
杯酒睚眦間。寧殺人耶。象之焚齒也。孔翠之斷以羽
也。殆類之矣。最後令陸君為白臧死論。盧柵卧欬。拳
間畫日而盡。先人之書也。吏束之急。加五木。箠楚錯

下閉目吁吁而已不知其神往來於岷湘間矣既出
獄貧甚家四壁立妻子以饑寒故後先歿乃益為不
省而時從酒嬾飲餘酒多奇之不責辭醒即開卷益
著賦以自廣云予所取次觀者賦二卷詩一卷

謝茂秦集序

茂秦既已白盧朮事出獄則士大夫爭願識之河朔
少年家傳說矣而茂秦亦時時好舉其事又游燕諸
篇多從歷下生更定有名坐色忤輒背去以故前少
年心恠之母論魯朱家郭解不如則厨鑿之賈人非
夫也夫然茂秦既老貧不能別治生猶諱言佚而其
自喜為詩愈甚余他無所論次論其詩云古之詩稱
布衣間者即無過襄陽孟浩然郊遊浩然才不足以
半摩詰特善用短耳其景色恒傳情而發故小勝也
其氣先志而索故大不勝也然偏師而出者猶輕當
於衆志而膾炙藝林至於今誦之不衰夫郊乃其璞
瑣者明興而後可指數也世所言孫山人之流其
文辭概一二見焉此豈誠當於作者哉薦紳先生雅
好飾巖穴自貴重響附景逐而其辭又以近俗得卒
然解襲譽耳目之所及足矣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
乎夫謝生耿而儵父狀也又習見其本末驟而語之

古之人衆且大駭以為欺我。假令襲古衣冠，或浩然
輩非古而與之，篇角字批於叢臺之下，知必毋以下
駟走也。茂秦故有集行於鄴，**七言**古多散緩，可商者
又稱人間貴人甚著，吾厭之，為去其**十七**，乃所存則
咸颯颯然，鴻爽比密宮商，協度意象，衡當者，蓋吾嘗
為之評曰：茂秦詩長樂衛尉之兵乎，擊刁斗，明斥堠，
幕府上事，車旌秩然也，而已矣，亦可以無敗矣。

尺牘清裁序

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轂，矢揚刃飛
之下，不廢酬往，嫺婉可餐，故草創潤色，既匪一人，謀
野提邦，以為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為規，寄文行
人之口，無取載函之筆，離是而還書，郁乎盛矣。用亦
大焉。故繳箭聊城，則百雉自摧；奏章秦庭，則千索盡
返。少卿紆鬱於毳帳，子長揚泯於蠶宮。良以暢人我
之懷，發今曩之緼，或揚扈沉冥，或培折疑豫，或誘趨
啟蔽，或釋詛通媾，走儀秦于寸管，組丘倚於尺一。思
則川至泉湧，辨乃雲蒸，電燿其盛矣哉。然皆春容大
章，汪洋苑翰，鴈距筠雲，路虞其阻，脩魚腹狹，波臣付
以浮沉，則有黃麻薄蹠，緘蘇囚蠟，爛熳數行，遙裔千
里，蓄止寒暄，情專問慰，隻事興端，片物託緒，毛生為

燿
一作燿

鍾州山人稿卷之二十四
舌墨卿代面醉潘離徙卮言熹微其造色也炯兮隋
珠之忽投其寄悰也曩兮春絲之不斷是用河嶽雖
移漆膠愈結徘徊吟咀情事更絕明月宛其依懷白
雲停而不飛斯則晉客玄談之委致齊梁纖語之極
軌也西蜀楊用脩少游金馬晚戍碧鷄傾浮提之玉
壺然太乙之藜杖漁紈獵裨積有歲時爰奮斯篇凡
十一卷命曰尺牘清裁或因本寂寥或刪芟繁積其
見文選諸書者不復更載麗砂的礫等謝氏之碎金
玄圃崢嶸掩瑯琊之群玉客有齎示余甚旨之第惜
其時代名氏往往訛誤所漏典籍亦不為少乃稍為
訂定仍加增葺及自唐氏迄今詞近雅馴亦附於後
更為二十四卷藏之櫝中於乎墳典既遠清微多秘
陳驚座之十吏逋供劉南昌之百函俱發流映前史
以為美談今皆闕如况其下者余既慙半豹寧免魯
魚故繇中郎酷私王充之論亦是卿家子雲覆瓿之
業耳

重刻尺牘清裁小序

楊用脩氏所纂尺牘僅八卷余始益之得廿八卷頗
行世世有蔡中郎者愛之恨不得為帳中之秘耳然
余時時覺有挂漏業已付梓卒忽不復及而會歸自

金州山人稿卷之十四
太原幽憂之暇稍靈際日于鱗一旦奄成異代郵筒
永廢風流若掃青燈吊影不無山陽之慨散帙曝晴
更成蜀州之歎俯仰今昔責在後死高文大篇勒之
琬琰矣茲欲使間濶寒暄之談等尺往復之致附托
群驥以成不朽爰廣昔傳未及茲士凡一千七百五
十一條一十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二言前後得六十
卷較之余刻十益其六比於用脩十益其九亦云瀚
博矣嚮所謂春秋之世寄文行人者惜其婉媿嫺雅
亦略載之夫其取指太巧措法若規得非盲史為之
潤色邪先秦兩漢質不累藻華不掩情蓋最稱篤古
矣東京宛爾具體三邦亦其濫觴稍涉繁文微傷調
語晉氏長於吻而短於筆間獲一二佳者餘多茂先
不辭之恨齊梁而下大好纏綿或涉俳偶苟從管班
可窺豹彩必取全錦更傷斐然隋唐以還滔滔信腕
不知所以裁之邇歲諸賢稍有名能復古者亦未卓
然王始夫文至尺牘斯稱小道有物有則才者難之
况其他哉用脩初名赤牘無所據或以古尺赤通用
耳攷唯漢西嶽石關銘內高二丈二赤然亦僻矣且
漢所稱尚書下尺一又天子遺匈奴以尺一牘匈奴
報以尺二牘皆尺也故改從尺牘後綴數語於末以

侯夫謀野之士采焉

何大復集序

敬皇帝朝化休而融昌異時諸先生業文章顯甚重矣學士大夫固欣然稱說耳相慕也而獨北地李子以非心所好謝去之亡何而又有信陽何子者何子雖稍晚出其材質敏秀瑰麗各以長相當然而李子得何子為益雄也鄙人之言何知仁義嚮利則德是二君子挾草莽倡微言非有父兄師友之素而奪天下已嚮之利而自為德於乎難哉去其始可一甲子詩而亡舉大曆下者文亡舉東京下者即誰力也然二君子之徒不能長緣其師所繇得毛舉論難之語以好為勝而他工易者惡津筏者徃徃左袒何子而齟李子則又似非何子意也夫百羽集於詞林而二子雄飛或撒捩逆羊角而橫舉或順颺而肆翔其九萬里同也李源風何源雅風故長變以明志耳且夫觀其沉深莽宕激叩鼓壯喑鳴惜悽忽正而竒正若嶽厲竒若海颺則李子紕是固少孫要之其緣情即象觸物比類靡所不遂壁坐瑛馳文霞淪漪緒颺搖曳春華徐發驟而如淺復而彌深疑無能踰何子而上者何子為文刻工左史韓非劉向家言大抵於詩

鳳行云而關中康氏喬氏其鄉人樊孟氏則盛惜何子志業屈於年未竟世之談說經綸抵掌事勛者其教何子以不及如耶令何子不死而稱為名公卿已耳所以削滌卑瑣振頽習扶昌運開中興者何物也於經綸孰多於是何子之甥袁燦來謂王生若為何子叙其遺言王生曰何子彬彬大家也易言之有親則可久李得助而久何子之功李子偉矣夫二子之功天下則偉矣夫

趙霸州集序

余同年王子數為余言故霸州守趙君云始趙君以

守事當校試諸生而王子故從諸生穉貧也又少長田野中不習見顯貴人恐而試未卷半守從旁睨之良久輒袖去王子益大恐守踞坐召諸生面數曰與延公劇胡試哉若休矣吾已空而群矣問所以休諸生王子也諸生人人譁不厭也守於是治舍舍王子洗沐已出精好飲食飲食之而發所攜書教王子讀且益習已進王子於御史某其人甚傳耳而卑王生名真之末守憤詭御史曰還吾王生歸爾夫生誠駒未齒者顧其汗血已千里矣御史暴取王生文讀之驚謝誠如守言願更上生高第自是他御史婁試王

子輒高第諸生稍禁謹而久之益人人厭也王子後
遂舉進士王子舉進士則其衣冠謁謝守守顧不懌
曰所期若而此者有如日則又曰是未足病也太上
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次有立言子貌盛而氣決從此
以往所不知者齡益勉旃哉亡何守罷解州去趙君
之為守老矣日夜風誦書不休書多先秦古文家言
而又好吟詩其教吏民亦時時步古法吏民提衡久
而便習好之然以簡伉故不熟為下官罷趙君罷家
居更以風誦書先秦古文家言好吟詩其游從衆不
落落也王子一日亟持趙君集授余曰吾嚮者言趙

君業死矣間使使問其家老嫗少子無所遺遺詩文
十一二付之剞劂而以累子余謝不敏則謂王子其
篤報者哉史蓋稱河南吳公治平天下第一固嘗薦
洛陽賈誼帝前貴之然不復詳吳公所治平狀至併
其名失之甚哉其惜於史也賈誼號漢名大夫著述
不尠柰何弁髦吳公而棄遺之令史靡述也甚哉賈
氏之薄也橋玄先生蓋竒孟德而子蓄蔡邕矣孟德
之所托知己僅一文之於哭墓且具戲腹痛語已耳
玄卒而邕為碑之頌之固也然未有尊其遺言而口
其事如王子者真難能哉雖然余殆將鼓王子以趙

君之期進而他日佐謀笑定國是當侯戶燭矣而遂
巡孫不敢當非魏無知何以至是不然而用經術貴
從容廟廊如鍾興且對曰臣師丁恭也封恭之後哉
則王子之篤報終矣趙君集詩一卷文三卷行於世
世當有知者余不論論王子之於趙君如此

擬騷序

黃子之再起家選部郎業貴重矣而會有所持忤大
臣大臣故雅脩絳灌之惡微見其端黃子內隱之未
發也而時從上幸承天方便使使祠屈原黃子乃作
問湘靈居無何黃子竟坐前却罷黃子既罷度以廢
不復用而材大亡所托益工於言於是作相人作大
野作嘉樹頌作少述作願言作齊別神作田父作山
中作離思作揪誓凡十有八篇文萬餘言名之曰擬
騷擬離騷也夫黃子之擬屈氏而辭也則可亡乃非
偶乎哉且屈氏非誠憂其身不遇憂楚之日為秦而
主不顧返也今天下一家上神聖石畫風議之臣小
大不之用黃子而日月之光不加益也即亡用黃子
而日月之光不小損也黃子何以騷為雖然吾至讀
賈生吊屈氏文未嘗不三復而歎知有概也彼所未
悉者屈氏歷九州而相君當其身衣冠之屬靡不稱

大漢矣。不則北走胡，南走越，等死死悖矣。其文蓋傷屈氏之可以不死而死也。又傷已之不得為屈氏無死也。夫賈生謫人耳，文帝固不終棄之，而明法以身事寵田里者弗起，即不以身事罷者，非數薦弗起，即數薦而非有力援者，又弗起。乃黃子又不得為賈生矣。賢者於世未嘗不晦屯夷而亨，晉泰何則？其遘爾也。賢者之常則屈氏遘也，賢者之變則賈生與黃子遘也。生世間幸而得為男子，思有以自見，即時至矣。恒恐於身不得當，既當矣，而坎軻奪之，奉志蠖屈，睢盱世途不平之窾，幾於天籟，抑又何疑焉？雖然，令屈氏而無上官子蘭入議國，是山山應賓客，夫故也。楚不為秦而長為楚，天下所以稱屈氏者，并子文叔敖而三耳無騷，何以屈氏哉？黃子識之，某曰：始余入齊，望其山莽蒼，土風蓬蓬然，意其音故，教辟喬志在也。乃黃子騷淵乎眇哉，楚矣。讀黃子騷，謂其身氣揚而節沈，燕趙悲歌慷慨男子也。接之條風，盪而春陽敷，事固未可信哉。

李氏擬古樂府序

伯承自燕中手一編遺世貞曰：余所擬古樂府上下卷凡二，鏡歌至諺語凡若干，自余咏詩，即他詩人人

身州山人卷之二十四
廿九世終肇於
言之矣。度母及樂府者，而獨公擇見而亟稱，且請受
木書焉。天下安能人人公擇也。余所面質百而不能
一二舉，則樂府之汶汶久矣。又焉為令人意操丹鉛
而難我母已。吾子叙之哉。然伯承業已叙竟其旨甚
詳。毋庸世貞、世貞獨記舉進士時，從伯承游。好伯承
五七言近體也。久之益好伯承五七言古，別去。又久
之，乃伯承進我，以樂府矣。歷下于鱗妙其事，數要世
貞更和。其高下清濁，長短徐疾，靡不宛然肖協也。而
伯承稍稍先，意象於調時一離去之。然而其構合也，
夫合而離也者，母寧離而合也者。此伯承旨也。伯承

叙稱近代名公取古人行事，註議緝韻類成，斷案所
願舍是伯承哉。有味吾言也。又云鼓吹鏡歌聲牙刺
齟不足讀，則世貞嚮者固疑之以錯簡耳。或謂妃豨
節鏡鼓之聲混存焉。雖然巫山高非三言之精乎。蒲
葦冥冥非四言之變乎。駕馬徘徊鳴臨高臺以軒桂
樹青絲雙珠玳瑁非五言之幼眇乎。駕六飛龍四時
和江有香草日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雄
飛乎。而柰何厭其聲以聾牙刺齟病為也。至訾昭明
所遺舍善矣。獨不舉廬江小婦相逢豔歌而舉木蘭
木蘭瘦語耳。非不佞所素看也。姑以報伯承其更進

我乎執人所知伯承他詩絕類王孟間有入延清長
卿者伯承李氏名先芳濮人公擢王氏名遠渤海人
于鱗李氏名鑿龍世具為吳人

於大夫集序

於大夫出其詩文若干卷而屬余序之且曰庶以子
而有聞於後乎予謝不敏記癸酉冬十月余解楚臬
而東去武昌之十五里舟馬大風起江上怒濤拍天
聲殷殷若霆霓帆檣之跡盡泯而忽有一葉若滅沒
於濤間者一偉丈夫虎額亂髮冠籜冠衣鹿裘以刺
自通曰武陵於某余故從吳明卿識君名而異之於

君坐定乃曰嚮者欲東見子於吳而不可子辛辱臨
楚而欲見子不可今子去楚矣可以見矣雖然洞庭
之為濤怒於江上倍也而吾陵之所觀一二舟必漁
也今吾所漁於子何也余益異之為呼酒語竟夕所
談秘文自先秦西京建安開元升降之格諸子百家
之趣以至二氏虛寂之異同因里權攝經伸藥物之
粗山川之奇瑰風俗之羯羗神異幻變之狀俠客博
徒之好禪官巷俚之所紀蠶起繅應而不可窮沃之
以大白則醉醉則歌其聲破杳渺而上雖以大風怒
濤之勁揉之而不能奪蓋三日而舟始發於君尤

不忍釋去欲相與下九江汎彭蠡究匡廬五老之勝
而舟子以饋盡告乃別其明年冬余自太僕出撫鄖
鎮過睢蔡之墟則君故嘗為令與守之地相去二十
餘年而其士民猶能談君之政若新凡君所為政不
必盡用國家令甲與古循吏之崔而觸事與便往往
曲盡其妙所上吏計必最爾書日且夕下而不忍以
千石之重奪太夫人一念竟掛冠歸及余至鄖而頗
有談前孫中丞山甫事者則嘗破君於鄖館穀之彌
月相與切劇理學甚至余竊恠君所三日夜語而不
及此何也久之余微知君謁太和因禮君以山甫例
而要之來則為飲飲亦劇談如江上益自落穆世外
挑以睢蔡之政則不荅間及時務類兵計或慷慨立
髮歎咤彈指度幾吐其胃中之奇甫及半而遽收之
類有懲於吻者一日余搜其囊而得所纂諸先生格
言讀之則山甫語獨多而其大指乃在實學實行以
究乎倫常之極即世最所慕說千古不傳之秘君必
自為體証果有合而錄之書餘不盡爾也余用是心
服君而君亦不盡酬願出其所謂詩文者而屬余君
材甚高氣其完雖不帖帖於古然外足於象而內足
於意文不滅質聲不浮律以古程之亦少所不合者

夫君於壯歲方自致功業，棄一郡如敝屣，喪其偶，即空室而寄身於僧蘭舟館之稅地，出禪入玄，於一切有為之跡，若無所索其念，而尚不能釋然於詩文，何也？君業已進於道，宜無事余言，余亦不能以一端名君。始因君之請而敘其所以請，異日而質諸山甫，以為何如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四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三首

李愚谷先生集序

和長興日潘安仁拙於用多多矣，安所稱拙為也。蓋世貞嘗北游燕代間，觀勒習兵，諸將所合者以萬計，老弱間之，金進鼓退，坐起錯節，旌旗之色，全然未見敵而囂先之，益西乃有新秦之卒三千，其騎組步如繡，勁弩布前，長戟距後，衆目一麾，衆耳一鼓，即卒然

而陵之而未易敗也。以萬人計而中精之三千人足也。然不能加三千人。三千人而萬人之用在也。世固有巧用其少者。李先生為文章。號稱名家數十年。吾不知所繇。庶幾龍城氏之風哉。夫以李先生為文章。號稱名家數十年。而終不敢以其才而溢先民之法。意至而言意竭即止。大要不欲使辭勝意如此。諸後生少年。剽畧而博。綴緝而華者。將無少李先生乎哉。李先生誠少且巧矣。余故序其遺文而梓之。李先生名舜臣。舉進士禮部試第一。嘗為吏部。為國子師太僕卿矣。輒斥補外。最後遂廢不用。其於官簡靜自好。如其文云。

王明佐泰岱集序

王明佐者其字初名治。已名元治。最後名逢年。明佐少而磊落。縕奇氣。自其為諸生時。固已厭薄其業。而家世受翰林先生言。明佐獨不好翰林先生言。於詩慕稱風雅。蘇李建安曹公父子。蒐陶謝包齊梁。旁及開元近體。騷楚賦蜀文。多習左氏莊列申韓遷史。檀弓汲冢。越絕三十時所讀。已數百千萬言。其著草亦數十萬言。然時時從有司校第。第輒下。至庭詰明佐作何語。何所來繇。誑廼公為也。里中兒前已不能無

少明佐矣。至會有司扼之，故視以益薄。而明佐雅自張其名，毋許者，乃大恨，罷去，依其鄉。周虞部京師，虞部慕雅士也，以故善明佐。時時為扼挽稱說，而因以見余酒間，相得驩然，恨晚也。燕中最幸近者，所忠之倫二人，忘其名，與明佐大人故有連，投書自通，誦偉麗甚。明佐度以書，毋能當我，必投屣擁篲，叙論故舊，虛左之席，且薦我上林中。而二貴人謬意明佐，吳人當齎重来，從事謁請我。明佐寔殊非所望，不報也。明佐竟醉大罵去，益困，遂還吳。久之，明佐且復北，而余待罪治兵青州，手哀其詩，古近體若干，為書貽余。其人遺之沂流中，竟不達，不知其書辭云何也。余故以約明佐游岱，明佐既報，則北之岱而待余。余日謝吏士結束待明佐而游，復巧左若辟然。明佐既之，燕困如故，質食漿家，袒褐一饋，履行雪中，其上履也。履下處乃視人足者乎，承相得其文，讀之奇曰：是夫能和栢梁者，吾且辟而衣食之。明佐竟謝弗肯往也。承相能坐我上坐，稱謝教，毋以文役我否。淮陰魯道者，不知其何如人，獨好從明佐游。明佐始不能，毋望余，後具得溺書狀，使魯道汰其詩，而手自編帙，以貽余曰：連城之璞，明日之蚌，固珍恠也。能具足行乎。昆躡之。

承疑至

人遺之沂流中，竟不達，不知其書辭云何也。余故以約明佐游岱，明佐既報，則北之岱而待余。余日謝吏士結束待明佐而游，復巧左若辟然。明佐既之，燕困如故，質食漿家，袒褐一饋，履行雪中，其上履也。履下處乃視人足者乎，承相得其文，讀之奇曰：是夫能和栢梁者，吾且辟而衣食之。明佐竟謝弗肯往也。承相能坐我上坐，稱謝教，毋以文役我否。淮陰魯道者，不知其何如人，獨好從明佐游。明佐始不能，毋望余，後具得溺書狀，使魯道汰其詩，而手自編帙，以貽余曰：連城之璞，明日之蚌，固珍恠也。能具足行乎。昆躡之。

良壤首剪拂珊瑚灘澁於鐵網物故有托而後著者
余媿其意且命梓俄而邁家難棄官業行矣金華公
方握藻柄與余摘業禪嗜也更以屬之於乎跡明佐
後先事窮乃爾諺云力耕不如逢年其所稱名蓋其
指即以覲一日之遇哉迫可憫矣獨于辭繇麗宏博
纒纒不竭陸海之藏溢積充羨固足以走程卓而喝
陰鄧亡論也順風而呼敵非加疾其勢激也考洪鐘
辨鞞鐸之孰下風隸然收矣世固無無耳者明佐之
風且定矣

宗子相集序

嗚呼此廣陵宗臣子相之詩若文武昌吳國倫傳之
而吳郡王世貞為之序曰昔在建安一曹龍奮公幹
角立爰至潘陸衍藻太冲脩質沈宋麗爾必簡嶽嶽
李杜並驅龍標脫銜古之豪傑於辭者徃徃志有所
相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為用則豈盡人
力哉蓋亦有造物微旨矣日余與李攀龍于鱗燕中
游也子相實挾吳生暨天日徐生來子相才高而氣
雄自喜甚嘗從吳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盃嚙之裂歸
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也當其所極意神與才
傳天竅自發叩之冷然中五聲而誦之爽然風露襲

一本吳下有
生

於腋而投於咽。然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
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間離得之。夫以于鱗
之材。然不敢盡斤矩。獲而創其好。即何論世貞哉。子
相獨時時不屑也。曰。豈瑕無砥。又曰。致良在御。精鏐
在筐。可以噬決而廢千里。余則無以難子相也。諸善
子相者。謂子相超津筏而上之。少年間是非子相者。
謂子相欲逾津而棄其筏。然雅非子相指也。究吾結
撰之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吾收其全
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
累篇。吾時持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勝。
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筓章具在。即使公幹太冲。
必簡龍標。小自貶損。而附於諸賢之驥。子相甘之哉。
子相於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奪
今之耳觀者。而大趣乃在北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
足無憾於法。乃徃徃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盡於不乃
徃徃。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假年以沒。悲夫。悲夫。然具
是不朽矣。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日譏薄文士。無毛
髮之用。子相獨不然。為考功郎。有聲。以不能附會。非
久出叅闕。藩屬有島寇事。祗席吏民。調兵食。規摹為
一方冠。既又佐其臬。為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哭。

之則子相居恒不憚謂麒麟鳳皇寧能並鷄犬用乎
不得之不能為聖世吾厭吾鷄犬行去矣于鱗大賞
之為詩曰一為麟鳳言二歎加飧食其曹偶持論若
此

徐汝思詩集序

始余罷青州而北別汝思平原汝思前為祖念予語
甚愴已顧循其弁曰乃使我介而談兵乎居無何竟
以議兵事忤臺旨得婁劾去蓋海內言文章者頗籍
籍推汝思汝思亦雅自負以一當生樹赤幟藝苑中
即所蒞治孰有能吏聲殊不胥也汝思既不得志文
章乃數提兵北扼虜遂慨然有封狼居胥意大司馬
第功籍當封而會忌汝思者難其材高而易其不善
護形跡以故稍乘間萋菲之汝思竟用是誣以死汝
思且死屬其家大人曰兒詩遂不幸中道矣度無能
傳我者是必北走齊謁于鱗東走吳謁元美乎吳差
近其且先元美于是其家大人哀汝思遺詩凡四百
餘首書謂予幸無忘延陵之義予遜謝不獲則為汰
別其猥雜者僅得百五十餘首付梓人汝思多五七
言近體予故不別論論其近體曰於乎詩之變古而
近也則風氣使之雖然詩不云乎有物有則夫近體

一本美下有乎

為律天律法也。法家嚴而寡恩，又於樂亦為律律，亦樂法也。其翕純皦繹，秩然而不可亂也。是故推盛唐盛唐之於詩也，其氣完，其聲鏗，以平其色，麗以雅，其力沈而雄，其意融而無迹。故曰：盛唐其則也。今之操觚者，日哢哢焉，竊元和長慶之餘，似而祖述之，氣則漓矣，意纖然露矣，歌之無聲也，目之無色也。按之無力也，彼猶不自悟悔，而且高舉而濶視，曰：吾何以盛唐為哉！至少陵氏直土苴耳。汝思往與余論詩，固甚恨之。度汝思之所撰著，亡用句攻而字摘，業非盛唐弗述矣。予嘗謂汝思子越人也，欲之秦則必渡大江，道汴洛叩關而西，有江而止者，汴而止者，洛而止者，謂之秦不可謂之非秦之道，尤不可。予誠欲之秦而東南其首，凋輪楫，竭橐裝，度五嶺，八桂，而躑躅於牂柯，雕提之間，其道途也益深，其去秦也益遠矣。汝思擊節稱善語曰：寧玉而瑕，毋石而璠。今汝思詩具在，如登岱雲門汎海，諸篇灑灑乎有古遺響焉。殆欲超大曆而上之，嘻，固無論汝思秦也，謂汝思而非之秦之道也耶。

戚將軍紀効新書序

閩中汪中丞使來云：戚將軍用兵如神，其所著紀効

新書者公能無意一言乎不佞故嘗從王憲使論叙
戚將軍用兵狀曰戚將軍善用寡已又曰戚將軍善
用衆已又曰戚將軍善用敗已則曰戚將軍善用勝
問所以善用狀則曰縣官自急海事未悉天下力厭
之東南大約越卒十不能易倭一而戚將軍繇裨校
起提千餘烏合之士躡其穴而梟夷之若芟稿然即
無論戚將軍用寡已今諸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勢
不能他有所舉而獨戚將軍任大將至將數萬人其
精神之所提衡注使凜乎若出於一人而肝膽之是
無論用衆已戚將軍所遣卒或不幸偶中敵以敗告

戚將軍益治兵自如徃徃利用其瑕以誤敵敵解見
即陰鼓我之氣而驟用之以成大勲故戚將軍之敗
徃徃為勝端而他將士見小勝則志小溢見大勝則
志大溢日擁鮮鬪華以勝形示下其下亦競為更辭
悅其上而貪於懈是故其勝徃徃為敗端乃戚將軍
益治兵自如即不幸敵勝而不得以勝壓我我勝而
敵不得以其敗誤我今戚將軍起裨校婁遷至大都
督佩兩印跨制三道大小可數十百戰所殺齒萬萬
計稱東南名將無偶戚將軍者因出一編授余曰此
戚將軍所著紀効新書也余得而讀之卷凡六自東

伍以至水兵篇凡十有八。精者探無間操無形若在
生之談要。耿粗者教技擊。按營壘分水布陸。織悉條
備。若陶朱公之治生。其明賞罰。定章程。刻覈斷斷。若
韓非之論難刺。見寇隱出神入鬼。若李主君平之前
知。余乃作而歎曰。戚將軍能。縣官誠用之。北赭渤海。
封狼居胥。取萬戶侯。何足道哉。是寧獨東南為余嘗
恠。漢武帝時。下朝鮮。埽滇。策旼。闔南三越。不旋踵而
若承蜩然。其最難者匈奴耳。而大將軍驃騎將軍以
輕騎絕大漠。數得志焉。此豈盡出天幸。不至乏絕哉。
而太史公傳自鹵。獲封戶。外畧而不具載。意其人以

文章竒天下。怏怏竒數。不欲令武士見所長耳。及讀
至帝欲以孫吳兵法教驃騎。不肯受。曰。不至學古兵
法。顧方略何如夫。然後而知。驃騎將軍與大將軍之
微也。彼故長於技而短於法。即不盡出天幸。於後世
何所自見焉。若孫吳穰苴韓信諸葛。發其藏為一家
言業已進是矣。其微旨奧義。徃徃使介冑之士見之
而不能習。皐翰之士能習而不能用。夫卑卑施名實
焉。能廢戚將軍書哉。雖然。兵陰道也。而陽言之語云。
我能徃。寇亦能徃。戚將軍毋亦闕所餘矣。將軍名
繼光。東萊人。中丞名道昆。徽人。閩功與戚將軍共之。

又操文章柄而汲汲然欲以余言顯威將軍王憲使
名道行不識威將軍顧獨遜威將軍賢俱可書也

鳳笙閣簡抄序

攝晉陵守凌君行其尊大夫比部公簡牘而以序屬
某曰公志也蓋蜀人楊用脩嘗採尺牘自春秋時至
陳隋而止合為書某間稍訂益之而以意序列其體
頗著茲故不復稱第稱所以序凌公者曰夫文信哉
代殊乎余則何敢強比焉即書牘自東京而上之其
大者宏設廣譬暢利道達徃徃足以明志細至於畢
辭片情亦靡不宛然麗爾彬彬稱文質也晉人於辭

事若不甚屬比者毋乃以質掩其文歟六朝靡靡淪
俳偶矣是則文掩質也余嘗謂晉人工於舌而拙於
筆六朝穠於筆而淺於志非虛語也用脩採尺牘不
及唐明唐以後無尺牘也雖然世之佩紳而操觚者
自尊易其語不知所以裁之俚巷之是耳而章程移
牘之是隣其號能慕說古厭薄時格則第尊事蘇黃
以為無始驟而語之而彼未入也亦何以異於舟秦
晉章甫甌越哉余故為小廣之取其法不大悖者使
之陽入其好而陰易其嚮也夫尺牘以通彼而達已
意者也意有所不達則務造其語語有所不能文則

務裁其意大要如是足也。凌公余未及叩其指其書
今具存大者數百言不為多細者僅數十言不為寡
詳而切簡而腴。庶幾彬彬文質君子哉。夫凌公誠工
言者。余友人濟南李攀龍歎汪道昆吳郡俞允文皆
雅以赤牘名。李無所不剽。汪俞雖各自異。然要之
造次無苟。率語余所採不及生者。居時戲俞若幸健
七筋得無使吾書寥寥乎。今殆併凌公四矣。凌公名
約言。嘗為郡縣及曹郎。有聲。以子貴。一旦謝去。尤精
進於二氏學。其見集中鳳笙閣。其時所游止也。故以
名其書。

皇甫百泉三州集序

在昔唐宋時。朝士大夫稱得臯去者。徃徃屈為荒遠
郡佐。負外署。置其祿。雖有之。僅自給妻子耳。為之上
者。不以責其吏。能為之下者。亦不謂其能吏。我以故
鮮錢穀法。比簿書期會之煩。其餘日。足以為之地。而
竭其工於詩。雖其詩之工。然不過以之發其羈旅無
聊。磊落不平之思而已。其山川之奇麗。則辱之而為
險惡。風日之駘蕩。則辱之而為惜悽。以至物候之稍
偏。而民俗之稍異。則辱之而為瘴為癘。為魑魅魍魎。
若不可一朝居者。如沈宋元白。劉柳諸君子之言。固

具在其探幽造微窮變盡態固不可以余說而廢其
工然要之有出於歎老嗟窮憂讒畏譏之外者乎有
能如風人之所謂可以興可以群且怨者乎明世
則不然士大夫坐謫者僅少鑄其秩級而不限以地
之遠近為之上者少優以禮而不廢其事為之下者
以叙遷之吏待之而忘其端其外既有所縻於職而
力又無所大概於念宜其人之工事而拙言也夫
明之詩誠不足以擬唐之工然於臣子之節亦既脩
矣而余乃復交致其不滿者何也之唐而使風人之
義渝也之明是使天下無風人也吾郡以詩名天

下至嘉靖間最嘉靖中諸名能詩者獨皇甫氏最
甫氏昆季四人獨子循先生最先生綺歲通朝籍三
事公卿皆折行而與之禮岳牧上事皇華采菽享會
哀榮之典以不得先生一言為愧先生既負才有重
名然秉執勁節多所牴牾以故從虞部郎始謫佐黃
州稍遷南司勳部郎輒又謫佐開州量移婺州最後
遷滇憲以罷黃故楚饒郡又隣天子湯沐之邑開
屬魏為三輔地發屬越越又天下首藩當事者雖不
能盡知先生其所以處先生雅亦已勝唐而先生亦
不以謫故遂厭薄其吏道其為史亦竟不肯緣飾特

好而誦其詩其詩之工不待言然要之志有所微動則必引分以通其氣有所微阻則必廣譬以宏其尚其山川風物候民俗偶得其境以接吾意而不為意於其境蓋先生之詩之工取工於窮者也非用其工於窮者也吾不知其後先於風人第於所謂興與群與怨者蓋三復而畧得之矣先生死材於江左得格於大曆其為虞部有虞部集為司勳有司勳集中歲依白下釋氏居有禪棲集憲滇有南中集歸有還山集其所用得鼻為三州故詳自叙中茲不贅

陸氏伯仲集序

陸仲子象孫既以老罷景寧教諭歸梓其所著前後續集若干卷行之矣郡侯興化蕭君絕賞愛其言乃復因仲子而得其兄伯子肖孫所為詩若文併仲子之未行者梓之蕭君既自為之敘而屬余繼其後余讀吳史虞仲翔謂已踈節骨目死當以青蠅為吊客即一人知者且不恨私心恒狹之及至太史公自敘欲藏其書於名山大川夫名山大川即不朽何至深閔而長闕之使等於土石然彼其窺於世之作者扶溝傳顯於順風加聲之地黃金贄而白璧酬三尺赫蹠之紙書世之所常言與已之所不肯言者世顧爭

詭以為竒而已亦卒無以奪其地而見其瑕吾思通於鬼神而俗不曉聲等於金石而價莫售吾不能及吾目以自致其知於世而欲涼涼焉求千百歲已藏之山川而發之希覲於必不可測之人而使之知此其事極迂而其致極憮激可念也夫舉天下而竟無一人知我者至求知於後世之天下則夫卒然而有一人知我者當何如也陸氏兄弟故皆名家子少好學而仲子尤負才不羈其論大同諸邊有封狼居胥赭蒲類意既累舉不第其才日益以練文日益以宏而歌詩日益豪顧益落魄不得志酒間慷慨說談生平媿媿泣數行下人或目以為狂竟無有能憐而知之者伯子循循行忠信談說典故可聽不為浮異詭瑰之論鄉人多信愛之其疑異仲子者既無繇知仲子而其信愛伯子者又以狎伯子文故不能揚其聲於里閭之外伯子尤窮甫得一校官不能赴以死仲子稍再為校官有升斗祿當事之人亦微能知陸仲子然竟以虛言餌而仲子亦竟用老歸既老且貧倦於筆分以露吾杜德權不敢復望天下之有知者而蕭君方顯於文赫然負當世稱乃獨折節而下陸仲子至復取伯子之言於既朽之骨而聲施之此其為

超識雅尚當何如也昔劉孝標群從子弟七十二人皆能文推孝標冠幸而遇梁武帝操觚之主乃故抑誣使之輒軻貧悴未已而又集諸學士為華林徧要以高之陸氏自其先大父世世受文既兄弟並振起家學而又各有子善其言即無論孝標相先後美哉蕭君賢於君家武帝遠矣更為我語陸仲子知必不為仲翔歎伯子而無知則已伯子而有知其亦不重致慨於名山大川也若余則又焉能真知二子者

金臺十八子詩選序

梓金臺十八子詩曰金臺者志燕舊也十八子者其人非金臺人也胡以稱金臺十八子集於燕而作者也刻既成屬予序讀之咸鏗鏗中金石矣作而曰嗚呼詩其可以已哉夫詩心之精神發而聲者也其精神發於協氣而天地之和應焉其精神發於噫氣而天地之變悉焉故詩和於雅頌變於風也風至於變而極矣虞始之殷周鬯之列國備以極之然其功於天地一也王子曰余嘗游金臺從諸大夫士詩其時蓋多風云天子沛然易鼎鉉徵用俊乂嘉隆之際蒸哉幾和矣是十八子之聲所以諧也梓者誰某人也其言曰明興無慮二百年鴻昌茂明之化積於

今諸大夫士儒其衣冠高視迂武究性命旁採政術足顯矣語云天下有道行有枝葉余小子何述哉夫十八子者其人皆賢者也則何所事余而傳余為余之志而已王子曰善子母以十八子之言為十八子重子母以十八子為子重子為子之志而已矣

太保劉文安公榮哀錄序

故太保劉文安公用甲第為太史為宮屬為學士為南北秩宗用太宰治留銓用大司馬握留鑰者三十餘年始得請天下不以貴豔劉公而若惜其未盡用春秋七十有八天下不以壽豔劉公而若惜其棄我

以死沒之日

天子震悼超贈太子太保超予祭四

有司為特祠為從祀於郡邑之學宮天下不以異典豔劉公而猶若尚有歎者於是公之子司農君米

上所賜公誥勅諭祭辭與諸薦紳大夫撰述碑銘傳誄哀輓記序以至於生平贈餞之什來往書問上下移牘亦附焉蓋合公之所優得於世與天下之所共惜公而米子貢所稱生榮死哀之義錄而梓之而命序於某某少不及事公於朝無以望見顏色而承下風然讀茲錄則悅焉其若有覲也他固無暇論即劉公治秩宗持天子欲以太后廟謁公執祖訓不

可凡三上竟報罷以天子之威與貴人之從吏而卒不能奪公豈不亦侃侃社稷臣哉於乎令劉公而在余為之執鞭固所願焉夫劉公誠賢司農君則誠孝余嘗讀史至鄭君守禁節獨不肯為漢王名藉其事抑何偉烈也其孫當時以才譖顯位九卿太史公與之善乃至不能舉其祖名當時為鄭君孫不能奉其大王父諱以屬大史公又何略也夫余不及事劉公於司農君僅一再識然而讀劉公之錄而慨然若有覲乃至願為執鞭劉公侃侃大臣固不下鄭君余之得詳於太史公何如也司農君業為余言孝子能

成身以其名而顯親不穀生左不能有所樹立為先君子光令併掩其遺德泯泯偕朽不穀寔何所藉生哉先君子棄諸孤賴上恩獲稱令終不穀於遺志靡所不酬於名家言靡所不謁請蓋幾十年而後成書亦難矣余故曰司農君孝也於乎劉公天下自惜公耳公所得不既贏哉以公家孝標之才其群從詔識蔚藻無減公然一出其學勝人主而坎壈終其身公一出其學遇人主而遂冠三事歿有爵名有尊中壘孜孜著書備七略而厄於國師公之不肖幾遂殉漸臺之火公得司農君為之子益昭明其述作而侈大

之抑茲錄行後進之慕說習公書者寧獨一世貞也
余故曰公所得贏也司農君名承恩劉公諱見錄中

客越志序

故相國袁公以文顯重嘉靖末然生貴甚鮮可而獨
才吾吳人王百穀於國士少雙百穀坐袁公廣坐中
無所不睥睨然其大要以揚扈風雅而已無所與它
事即他客伺袁公為百穀色喜乃敢稍稍用他事進
各得其意去而無何百穀奔其父喪歸吳袁公亦病
困以沒當是時客多自匿避至莫敢名為袁公門人
而獨百穀絮酒冒暑雨與所厚善管生者奔其喪哭
之慟為經紀其遺文以歸諸學士大夫好慕說其事
而百穀所經由嘉禾武林蕭山山陰以至四明為里
凡九百有奇得志一首祭文一首詩八十五首百穀
所為志絕類應邵紀泰山封禪事而時飾以晉人雅
語其所談說土風民俗恍若漁人從桃源出所接薦
紳先生酬應又若與延陵季子夷門侯生游至於山
水之韶秀令潤曲為傳寫則又丹青其言栩栩然有
生態詩毋論所從法大要取獨詣婉盡人巧隋絕其
於山川土風又若金石其色而傳之響諸學士大夫
誦百穀言益慕好之偉說其事為刻成帙而問序於

不佞語云少所見多所恠以百穀一往酬表公為高
要亦南州穉子常事亡足大異余所好百穀言而已
百穀稱武林以東山水信奇甚令人神懷欲飛然余
母能為名取而東又不能為百穀之詩若文第從百
穀乞二編度之蘧蔭中時抱膝一詠度幾衆山皆響
如宗少文云者百穀其許我哉

彤弓集序

彤弓集者集三吳諸薦紳先生言也曷名彤弓取詩
義諸侯功成而天子錫之也曷為集美郭公也曷美
乎郭公公能殲島夷以其士為吳衛也自壬子夷難
起諸與夷角者下瀨戈舩將軍亡慮以十數而獨稱
都督齊戚公蜀郭公賢郭公故異軍特起從都督劉
公討閩寇數陷堅先登已復與戚公別將赴利所鹵
殺過當已又計襲其巢覆之大司馬第公功超為副
帥治吳師遂與劉公代而亡何島寇乘汎風大至特
侍御温公按部太倉與兵使耿公笑之無可任者又
獨推郭公郭公帥所部前奮逐寇餘皇砲糜之衆蜂
聚於沙人或謂郭公島寇母能以陸堂者公曰不然
寇能陸我亦能陸且若所不敵庸陸乎顧謂更士淬
而刃厚而胄唯吾麾所嚮乃令其卒張左右翼翼之

而身擣其中堅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者寇遂大
潰悉俘僇之捷聞郭公推功温公耿公俱增秩賜金
帛有差是役也郭公所部卒多蜀吏兵功最高又最
強而最束約於郭公之令諸叟兵與市人錯處而治
秋毫無所犯於是吳中薦紳先生益大悅郭公爭奉
觴前為壽繼得詩若干首文若干首友人殷無美輯
之而謂王子宜敘王子謝不敏乃言曰余讀彤弓之
什至我有嘉賓中心既之謂諸侯能後大天子之賜
以貶賓洵美矣及讀車攻而後知功之所由樹也曰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此豈啻鳴
跳盪一將任而已哉其整暇肅肅制敵未形蓋詳哉
乎先之也乃薦紳先生言郭公固人人殊要之稱善
為言者矣以余耳目所睹記後先無浮譽如郭公抑
何寥寥也仲山甫之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天頌
而得吉甫固善毋亦山甫有以當之歟郭公今進帥
南粵益貴異特天子脩仗波海常必趣承相御史
刻徹侯印下之南粵諸薦紳先生所以致頌於饒歌
鼓吹者寧後吳人哉寧後吳人哉

吳公宴沙頭古梅下詩序

前尚書禮部郎孝豐吳公襲芬魁英之胄握蘭建禮

遺一作謹

之署藝林既題禹實垂堂。偶以公遣出佐敵邦。期月有成超倅雄郡。諸薦紳大夫觀察曹公季公太史王公泉牧周公都督楊公比部曹公侍御張公中書舍人呂公金吾呂公暨不佞兄弟凡十有一人夙迎左盼時炙前席竊悲二天之奪言愴三秋之違吳公乃顧卧轍而歎遙偃飛旌以迴邁分趣侍史選勝諸郊於沙頭之北得古梅焉其根則屈蟠槎牙隱見拏攫若伏虬之離墊其幹則擁燿離披皴剥成理若脩鱗之乍張其下枝若網絜摠而覆地其上枝若蓋鬱律而造天清翻排飈旖旎彌遠繁英綴空晃朗若旦上

林遜其同心隴首嗟号猶落輕素搖颺詎掩夷光之舞委翠啁晰乍醒羅浮之夢亭亭獨上皎然玉立三秀後列濟如粉昆吳公於是命酒人列步障開瓊筵流羽爵漿炙自飛中以糺籌羌笛時御佐之談譔暢懷瑤島之下濯魄冰壺之內配朱覩顏逡巡而未染卯色薄虞低迴而難暝循賞之餘高倡自發諸公颯颯亦嗣和焉遂使却月凌風揚州掩法曹之響玉柱金卮江左失總持之艷芍藥止於相譔桃李愧其不言申命不佞宜為之序嗟夫質脆候適物長人短桓司馬所以泫然庾開府因之抒歎然夾池之脩竹無

復遺青蘭亭之茂林，僅存荒址。考全樹於上林，求遺
卉於金谷。依稀落照之際，蕪沒寒烟之表。而鄒枚司
馬，組繡其舌類。太僕右軍，金石其手指。春秋云：邁覽
者驚其若新。陵陸已遷，誦之意當尚在。故知召風所
嘉，其棠勿剪。魏文移麥，文章不朽。誠非虛也。吳公聽
然而嘆，慨焉命駕。幸江國之未迂，毋煩驛使。倘嫩人
之柑憶，可嗣干旄。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五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四首

東白草堂集序

先皇帝之十七年，給事中顧公上疏陳五事，忤旨廷
杖。為上谷流人，直聲動天下。顧公之為流人，可三十
年而。今天子下詔，召諸言事者，予故官。於是顧公
行而出，所著東白草堂集若干卷，屬世貞得與寓目。
焉不佞，少習王通氏書，疑其用聲韻之微，而輕加人

世經堂刻
以君子小人之目為過。及讀所謂唐盧駱沈宋者詩。其屬事非不精。其辭非不彬彬。中文質也。然徃徃工於用情。而薄於約性。其顯而被之廊廟。則多侈大。其所遭以明得意。其氣多輕揚。而陵物不幸。而挫阨。放竄以死。則或追痕其所由得。而其旨誹。或微挾其所自樹。而其旨亢。其下者有所詢乞。而其旨諛。高者無所顧藉。而其旨誕。雖其辭之工。有曲盡挫阨放竄之狀。若能致其身於不朽。而天下後世更有羨於其窮者。然而博達超曠之士。固已陰鄙其中之淺。而預識其一躓而不復收矣。以顧公為給事。按蜀部。時守令負弩前驅。天子之介弟。不敢自稱王者。而屈受謙。其得意當何如。而顧公之於辭。和厚而若無所恃重。及以一疏失。上指為流人。至三十年鬱怫之境。固已什百於所謂盧駱沈宋者。而其辭則益平。蓋至於六哀五幸四欲五憶諸篇。忠厚隄剛。孝友惇固。讀之隱然有餘愛焉。信矣。王通氏之書有味乎言之也。公之所以久躓而竟收也。亦微哉。不佞於公為通家子。無能為役。以公命勉為之。敘其大都。若公詩之評。則子循先生詳之矣。

比玉集序

比玉集者同年劉按察子威與其友魏茂才季朗相酬和諸詩也集既成余為序所以云始按察為南臺時伉直多忤出浮沉州郡者垂二十年而竟以按察移疾是時季朗業為諸生稱後進矣而獨按察折行而與之友懽然亡間也度按察所以稱季朗蓋庶幾古先達長者風漢武帝人主也讀長卿子虛憮然而歎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夫調合則尚友千古知希則垂俟百世古之君子不獲志於其時至欲取千百世之後先而足吾適乃幸得一生當之而刺促窮顯長稚母亦大謬乎哉北海狗身於正平中郎遺屣於仲宣司空緘心於子諒隱侯賞言于元禮彼誠汲汲乎恐失之也雖然季朗亦寧無迫於得按察哉獨不見夫伯牙之於琴凝神篤而手指和私以為進於道矣瓠巴為之調子期為之賞而後喜可知也紀昌受術於飛衛至交射於道矢觸而塵不揚而始信其技之敵也余讀二君詩其於古則自郊社饒歌以至相和諸曲無所不比擬五言始西京建安而亂於玉臺後庭之詠七言歌行規倣楊駱時沿長吉近體雖少總襟大抵宏於兀材而刻於樞法險於鈎旨而巧於取字諧宮中商經往緯隨彬彬乎一特之盛哉

壽可恐時之

壽得而離之以二君亦各信其詣而合於規若此宜其相得而不欲相秘也李朗方鼎盛按察亦壯未老相與捐人間而極意於千秋之業為快當日甚其以僕為不佞而終與寓目焉何如

浮淮集序

當

世宗時六七大夫講業燕中而不佞謬名能私其緒居無何相繼得罪斥謫或自引去天下操觚之士避之功齒外而南海歐大任先生獨好其言以為足當我歐先生於書無所不窺其大要非西京建安而下至開元亡述也其徒履遍戶闕業非以六七大夫亡常也歐先生受經為南海諸生甚著竟不第而游燕一日而傾燕之士人而竟亡能薦之者為學官江都會淮以南鮮雅慕歐先生默默不自得益肆其力於文章其文章益高然度以自愉快而已而會不佞強起過江都六七大夫非物故則亦起旬日而過江都者二三輩歐先生權甚出一編相示曰此吾所自愉快者也環吾齋樹首若而以畝計晨光蕭然旬雨而首若無汝徑者則以轍跡寡也吾編成而蠶網其首晨始拂拭者為子也子其序之不佞竟讀乃曰歐先

生而亦知而世乎哉世類重顯位而歐先生任僅一
命為學官世急材請北備匈奴南備粵而歐先生操
五寸管從丹鉛之業世好慕俠長者游而歐先生所
欲當獨六七大夫咄嗟吾見而之日以窮也歐先生
曰不然也吾嚮者下彭城度淮而後南也澗乎若瓠
落而無所用之剡以為五石樽汎汎乎江湖而不知
其止也彼豈以為有所值哉必有所值而後稱適則
亦晚矣且昔司馬子長二十而游江淮上會稽關元
疑浮於沅湘尼困鄱薛彭城時豈有六七大夫足知
者吾得長為我足矣於是名其集浮淮而不佞序其
意淮以南有宗子相臣者是六七大夫中人也而天
往御史檄歐先生采淮賢大夫業歐先生檄諸邑學
官顧獨遺子相歐先生意不憚也曰豈可以當吾世
而失子相乃為宗臣傳上太史具集中嗚呼歐先生
無負淮矣

申考功集序

語曰長筭屈於短造余蓋嘗歎之今益致嗟咨焉始
余郎西曹與同舍郎申君善而申君時時以所著相
抵難余默已窺申君負氣沈重不洩類河朔節俠士
而是時諸曹郎爭健好去為美官亡能名申君長者

久之君稍稍遷兵部郎不肯為大帥鸞折節上書欲有所言下獄謫去亡何帥鸞事露族而海內士大夫亡問識不識樂欲談申君吏部得美官缺輒以擬申君恒思其薄之而申君益自悔數起數引疾竟不離考功郎病困死矣嗟乎令申君而在即不出表司徒華相國安能汰然而忘太丘幼安也而已矣當申君數起時余方有家難困漁牧海上絕無所徵申君問迄今上之二載余強起游魏中則申君已前歿既吊而徘徊於其鄉不忍去遇舍家子道申君篤行恂恂孝弟有郎中令洗滌厠風則又為敘次其事上之甚列祀學官申君家藏書萬卷所著文字稱曰是然其鄉人樸至亡能名其言者余稍取讀之其持論根極理道通政術鑿鑿見事其取意顧多搆抑而未竟於材甚饒而辨然不欲以工傷氣其氣恒充然而有餘於法時有所縱舍然不至為法外語於學無所不窺然不勸規規前輩成一家言嗟嗟令申君而在毋論治行卓犖為大明名公卿稍剜琢之詎照十二乘稱魏邦赫然已哉夫申君之屈於短造誠非一余既已吊君讀其文益西北游邢趙間覩太行諸山綿亘盤鬱莽蒼磊塊不知其幾千里障而為大鹵全魏承

金州山人私稿卷之六
之。水不勝土。棗柿梨栗黍稷桑麻之利。衣食遠近而無所致於觀。茲申君之所以文與為申君者也。

梁園集序

梁園集者。濟南許殿卿所為詩也。殿卿仕至周左史。其詩寓大梁者。名梁園集云。蓋梁孝王治東苑。方二百里。中有兔園夾地。檀欒之竹。鵠鶴鴈鷺之渚。而一時才士大夫。如枚叔。鄒陽。公孫乘。嚴夫子。司馬長卿之徒。踞右几。號上客。授簡命賦。幾二千年。而人猶豔說之。然孝王苑實在睢陽。集所稱梁園者。今梁也。亦志梁故也。始殿卿與其鄉人李于鱗游。所倡和獨多。

曰海右集。計殿卿之詩。沿遍天下。其所願當者。獨于鱗耳。乃去之為王官。而諸王徹侯。無能相引籍。居墨墨不自得。益專其精於詩。而結好乃在千載之上。凡其所不能得之於于鱗。而欲托之於枚叔。鄒陽。公孫乘。嚴夫子。司馬長卿者。即無論其言。其志固可念也。今游士大夫。求茲園於夷門繁吹之間。固已失之。而睢陽之傍。烟荒蔓迷。於焦峽坡陀者。又不可以目指追數也。毋亦其所恃枚鄒二三君子之言乎。更二千年而游客士大夫。又安知其不因殿卿之集而求所謂梁園者於大梁也。集成屬余序之。余為識殿卿所

以名集而為語之曰于鱗今亦游大梁稱梁客矣

清海編序

當

先皇帝乙丑歲倭來犯太倉聚於沙巴即沙殲焉而不佞某故太倉人也最悉太倉事始謀報有餘皇者三則江南北樓船將軍環而四繫之然見以為坐困計嘆惜莫敢先縱而江上兵中颶暴則前潰人人益大憚恐益莫敢先侍御洛陽溫公按部宜興一日夜而馳詣太倉調芻餉畢則用軍興法令諸將軍曰大校某某塞賊掠道某某塞賊走道受吾笑而賊得以一卒渡西岬者死將賊得以一舟東遁者死將則又申今曰選日晨薦食即賊所郭將軍軍之田將軍副士亂行者死當先縱而却者死賊棄財物取者死則又曰更三日不下賊死大將吾持吾斧破巨浪來矣諸將軍大懇僇力前搗賊大破之悉獲其餘皇捕虜三十六人鹵首數百級溺水死者稱是蓋捷至而督軍中丞及他臺使始來當上奏溫公遂巡推諸公曰御史法不言功也然吳中諸薦紳先生吏民藉藉為謳誦歸溫公矣溫公微聞之復謝諸薦紳先生吏民曰御史法不言功也不佞則獨以為溫公功固奇第

一戰將任而前是公所埽內盜為嘉定為常熟群負
海萃淵藪此公所繇功也夫倭之所以數躡我而戀
不欲去者內盜為之導也導之則彼恒為主而我為
客無以導之則彼故客而我恒為主倭不得內盜而
困於沙入公掌握中矣吾故曰公所繇功也居三歲
為隆慶戊辰溫公以中丞節撫治趙魏而不佞起守
故官從事公幕間及之公莞爾笑曰有是哉嚮者業
以御史不言功然何敢一日而忘諸薦紳先生吏民
也無何不佞以量移辭公南而御史有孽公者

上固心嘉溫公功而難御史詔為移任公遂歸卧洛

陽里而諸薦紳先生吏民所謳謠盛為行吳中且屬
不佞序之欲以貽公曰輦上君子我即不以吾眾人
之譽而重溫公柰何以一人之擿而遽輕公也豈譽
者賤而擿者貴耶嗚呼其進也若濡其棄也若遺夫
豈唯一溫公夫不佞亦烏能重公不佞旦夕且歸矣

御史中丞林公奏議序

御史中丞莆田林公手次其前後奏議五十六通合
數萬言而以書請世貞曰吾子其序之嚮者有成言
矣書至其人隨以林公計來則公朝發書而夕不祿
蓋絕筆也余既為位哭公而讀公之奏且讀且哭曰

合一作各力

鳴呼天奪我敬輿何速耶而不使終惠吾吳民而又不盡究公之所未言則又嘆曰林公嗚呼亦足以死矣蓋自

今皇帝即大位下書褒予諸言事者於是諸士大夫爭自刮剔思有所以自効度幾一二裨益社稷而其大究乃在欲有以自顯見給事御史氣益發舒天子至不能盡讀其凡而六曹吏困覆議手腕且脫則又相與追數

世宗朝貴溪分宜相當國柄以刑僂劫鈐給事御史口至嘿而止所持爭曹吏幾得時時休沐愉快也乃

林公當

世宗朝為南牀獨不然分宜相雅庇私其屬寮公首論祭酒某罪天子赫然怒置之理而公又論劾分宜所絕幸愛客都御史懋卿姦惡萬狀分宜為庇之報聞則又論劾分宜所受十萬金為城社而穴者伊王分宜又為庇之報聞居無何上用御史鄒公言罷分宜而懋卿及伊王後先則敗成及長繫有差於是林公則又持分宜子侍郎世蕃與其私客前中書舍人羅龍文大逆狀上之天子為置獄悉按捕其黨與論大辟籍其家貲財當縣官租稅半分宜貧老

至不能名一錢寄客以死海內亡間識不識加額頌天子神武次則歸賢於林公而願其老壽長為縣官掃除奸宄林公遂用諸大臣推轂至今官始林公來江南大吏咸重足不寒而栗曰是夫也是死祭酒蔡藩王成都御史餒故相而躒一侍郎與舍人者將柰公何林公來則寬然長者所按部延見父老問民疾苦以搏節惠利為首教其所條上封事如請寬郵疲困計民運清伏田祛積弊表節義郵者哲豁虛徵召賢輔即止論所報興罷固鑿鑿為黔首衽席者也當世宗朝天下固難于言矣而林公獨易其難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裨天地之神氣而收天下既渙之心當

今皇帝初天下之人自喜沾沾以易于言矣林公獨難其易者長慮而迂顧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培天地之元氣而安天下已萃之心嗚呼公真社稷臣哉夫林公春秋僅四十以死海內之士大夫父老當為之嗟咨嘆傷而又疑其所願于公者卑也然竟百千年而讀其書凜凜有生氣不稱為一世士其於壽考何限哉吾故為序其所以而致慨於

世宗時要非真難於言者相貴溪分宜而後難也

瑤石山人詩稿序

天地之靈秀迫於海欲盡而乃為嶺南嶺南之東最為饒竒宏麗有羅浮增江之勝空青丹砂文犀瓌象沈水之香媚川之璣雕飾天下而於文詞顧獨寥寥寡稱何也豈所謂靈秀者偏有所寄於物而遂漓於人耶即在先朝二三鉅公宏儒發而稱經濟超而稱心學以膾炙於世而亦時著其餘於詩第其所謂詩聊以寄吾一時之才以偶合於所嗜而已非必其盡權法衡古也蓋余晚而得所謂孫黃五先生集者既讀稍異之以為其人語不盡中程亦時時操元音然麗而有雋致既又從西曹得尚書郎梁公寶詩則又異之以為庶幾太康開元之風惜不幸蚤死而最後得今尚書職方郎黎惟敬詩則益又異之其五言古自建安而下逮梁陳靡所不出入和平麗爾七言歌行有盧楊沈宋之韻近體泯泯全盛遺響誠徵其辭而奏之肉叶以正始鏗然而中宮商也蓋十得八九矣惟敬雖從故學士黃先生受詩業不專其師家言而自惟敬貴與余輩游嶺南士大夫操觚彬彬鼓蘭風而和郢雪者一時不下數十百輩埒上國矣今年夏惟敬過吳盡出其所著詩稿若干卷以屬余余為

序其所以而語之曰吾今者得子詩又得子之所從和而吾所謂寥寥者似不讐也雖然諺不云乎倡優拙鐵劔利子之鄉近婁中兵子之鄉珍寶盡於兵而天地之靈秀始改而寄之人也其寄不亦晚耶惟敬聽然咲曰有是哉

芙蓉社吟稿敘

友人豫章余德甫既罷其按察副使歸而豫章城中諸侯王用晦者數相從為歌詩甚麗用晦有園種芙蓉環之讀書其中德甫非有故輒日一再還往於是其客吳士志術取二君子倡和之詩名之曰芙蓉社

吟稿而屬序於世貞不佞蓋嘗習用大夫曹陳王事因以歎二君子之賢而猶竊幸其遇也當大夫之廢置其他邑侘傺無聊之狀至願借通於山鬼以求媚陳王介弟也希自附於一校偏師之任西屬大將軍東屬大司馬突刃觸鋒騁舟奮驪冒百死而不辭彼雖各效其拳拳憂念宗國之忠然未嘗不篤於愛其才而求試之也篤於愛其才而求試之則意揚而不勝追求試而不得則意奪而不勝閔追歎其用之舊則多愾逆探其棄之新則多怨故其撰辭托悰見於遺集之所臚列如騷經上下贈白馬諸篇毋論其文

辭感激用壯足以涕淚千古而天地委和之氣亦索然盡矣當德甫為天子外臺臣衡八閩吏民一旦以單辭報罷固不必盡如屈大夫之材大用而大舍用晦故

高皇帝七葉孫少奉外藩縻數百石祿又數以宗政條困之亦不必盡如曹陳王之為介弟驟親而驟疎其辭藻之美要自太康後而大曆前亦不必盡章程於二賢者獨其所托悰要在於采天地之和美以交寫其快而不必於挾天地之尚惜以自泄其不平其文之專精即以當吾之用於世於千古而無所覲蓋

屈大夫曹陳王之為用在身不得已而後寄之於文章乃德甫用晦無是也雖然當屈大夫之未適而可與語者僅一女須耳其既適而可語者僅漁父卜人然未必真有之即有之又歛現而歛亡逮於陳王所稱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則是二賢者之窮蓋不止於廢書其窮之極而至於沈湘或墨墨不自得以天其視德甫之窮而有用晦用晦之窮而有德甫又當何如也夫德甫之與用晦其窮而有以相樂於一時其樂而有以相成於後世則豈唯嚮所稱二賢者

難之將誰能媿焉余故不辭而序其首

五嶽黃山人集序

語有之豐玉荒較明貴與用之不易兼也又有之春
華秋實明文與質之不相為用也天下之言文者則
歸孔氏曰辭達而已矣意若弁髦其法而棄之乃其
敘述墳典犧易麟史抑何彪炳爾雅也多學而識不
如一貫空空者托而逃焉然至於陳廷之隼防風氏
之骨商羊之儻而龍威丈人之祕文又若探篋而取
對者何也古之君子收天地萬物之精而歸於吾之
聰明而始有學出吾之聰明以與天地萬物之界會

而始有言博而約而謂之學造理而備法而謂之言
內極於貴外極於用文質稱而謂之君子大者經小
者傳心者謨跡者史和而頌怨而騷性而雅情而風
其言即人人殊要之未有不通於德與功者也余少
則聞吾吳有五嶽黃先生者多識而嫻辭蓋彬彬成
一家言云晚而辱與先生之子姬水游又辱不鄙而
以先生之集來讀之而愧余之未盡於聞也先生挺
人傑之資當舞象乎固已田百氏之藪而漁獵之一
下筆而屈其豪賢長者即王少傅喬太宰不敢稱前
進而交先生先生意不憚以書贄於北地李獻吉相

與揚花自六代西京而下距嘉靖二千載如指掌也
乃先生則愈歛然以為無當於世日夜孜孜籍徵者
碩以究極乎古今興衰倚伏之變國典廟彛禮樂比
詳兵車水土平準之策下至於星曆醫卜農賈履運
支離人竭五官之職而恨其畧者先生饒辨之矣乃
愈以為即當於世亦役我以老而無當於真我東走
謁王文成公陽明洞天眉宇接而心神融了然獨悟
天則之妙歸而著會稽問道錄先生自謂得王氏玄
珠然絕不以語人又不立門戶而所謂問道錄者網
之以十襲之緼而不更發中間嘗應魁薦一游南宮
有所不可輒歎曰此為置千里骨者耶吾東吾腹歸
矣先生高其德而弗耀卑其功而弗試其言之通於
德與功者又秘弗出僅以其餘而應天下天下亦遂
以先生之餘而欲盡先生嗚呼先生豈易盡哉評者
謂先生騷賦似枚楊語苑似向詩傳似韓論難似充
碑誄出東京間以六代五言古出建安二謝下沿齊
梁七言歌行出樂府時時青蓮之致近體出景龍雜
大曆以後尚裁者服其法務宏者賞其博偏致者驚
其漫獨創者病其擬而要之俱非能盡先生者余所
謂盡蓋先生之言標德而蘊功之言也蔡中郎獲論

衡秘而日取之以自益先生集既行余無所從秘矣
將與天下後世共稱之而已

玄峰先生詩集序

四川按察副使章君道華以疾歸數年用薦當起未
拜卒其子某哀君之所著詩若干篇授其友某使序
而傳之余雖與君同第進士為比部廷尉屬曹署步
武稱雅相善然余稍以詩見君輒不答而自後先去
官居吳家相距百里而遙君始以詩投余蓋益數而
後知君之深於詩也吳中諸能詩者雅好靡麗爭傳
色而君獨尚氣膚立而君獨尚骨務諧好而君獨尚
裁吳中詩即高者剽齊梁而下者不免長慶以後而
君獨稱開元大曆諸能詩者不下數十百家大要交
相譽以求樹馳譽四方之賢豪以鼓其價而君獨杜
門吾伊吳語所與酬倡者僅四五君子以余之不肖
亦得從是四五君子之後而交於君君雖謬知余然
每三過君里一再見而一稱疾即他可知也當君之
精專為詩業稱工於衆退而無當於志不但已也當
於志矣程之古而稍不協不但已也君之精專於詩
意直欲取其獨見而上媚千古稍取千古之所謂工
者而自快蓋至其相與酬倡四五君子聊用以印證

吾是而已以故君之名不能徧於不知者之耳而入於真知者之心試讀之其不沛然而雄於氣蒼然而老於骨卓然而高深於裁者幾希君所至以廉直惠愛稱而特耿介少所通徇其治官與治詩埒以當於志且程古耳然徃徃課高第其既歸而人薦之不衰嗚呼詩與政如是足死矣

孫清簡公集序

居則聞家長老言大父之佐南司馬也而是時故孫清簡公掌留銓間休沐輒一過從茗飲而業俱已七十餘留都諸公卿遇大政當下議墨墨推二大老其所持衡甚暫然無歲不力請歸而天子所以留之亦甚篤迨其老馳驛存問有不能得之於六卿者而得之大父至續祿給扶有不能得之於宰輔者而得之清簡公二公後先歿垂五十年而清簡公諸孫世良繇史館出為崇明丞哀公之詩若文梓之而屬不佞為序不佞既已竊聞家長老言又讀公之集而深有慨乎其時也國家鴻昌茂龐之氣莫盛於弘治而一時諸巨公如三原洛陽鈞陽華容輩皆能以博大默成之其為政務於存國家之體而不必伸其操其所論著務益於國家之實而不必華其名蓋至於正

德而所謂氣者日益開露而無餘其所稱一時學士大夫不勝其少者之斷則果於措擊以見操不勝其壯者之思則精於刻剗以見名乃若所謂詩必極其變以盡風其所謂文必窮其法以詣古天下固翕然而好稱說之以為成一家言而識者固已憂其時之動於機而不易挽矣公雖筮仕成化老於正德而歿於嘉靖初然當其最盛者弘治故當稱弘治人也其詩文冲然而不為藻第其居於質多也澹然而若無深思其所蓄育而未竟者在也不知其於三原諸巨公孰賢要之悠然若見孫叔之抵掌而令人思弘治也自二公之分洛談者不甚多其時謂左右貂竊上之喜怒而人自為政然猶能脩優老故事如余嚮所聞者噫可想也已

劉諸暨杜律心解序

自三百篇出而諸為詩故者亡慮數十百家即為詩故者數十百家而知詩者不與焉獨蔽之于孟氏曰以意逆志得之哉得之哉夫所謂意者雖人人殊要之其觸於境而之於七情一也唐杜氏詩出學士大夫尊稱之以繼三百篇然不謂其協裁中正也謂其窺于興賦比之微而已諸為杜詩故者亦無慮數十

百家而杜氏詩最宛然而附目鏗然而諧耳者則五
七言近體諸專為近體者又止慮數家自張氏之故
托於虞而去杜遠矣夫不得其所屬事而淺言之則
陋得其所屬事而深言之則刻不究其所以比則淺
一切究其所以比則鑿此四者俱無當於孟氏謂者
也余束髮游學士大夫遇關中王先生允寧為杜氏
近體抗眉掀鼻鼓掌擊節若起其人於九京而與之
下上既賞其美又賀其過然至讀所謂解蓋精得夫
開闔節輾照映之一端正倒插之二法而余里中老
人劉諸暨間與為杜甚乃捻鼻酸楚讀不能篇而時

嗚咽贊一語涕洟岑淫下或憤厲用壯揮如意擊唾

壺盡缺既間出其書讀之徃徃縱吾偏至之鋒以抉
其所繇發之秘吾意至而彼志未而不務為刻鑿以
求工於昔人之名稱杜者庶幾孟氏所謂矣夫杜氏
之去三百篇固近至於生貧賤而食骯髒終始孰禍
難大要雅頌之和平不勝其變風之慍激今王先生
用文顯廊廟而老人困諸生久什褐僅得一尉以讓
罷貧病且死其於所從逆而入可知也老人之尊杜
氏詩極以為古無匹者而不能不有所彈射間為之
雌黃窺易雖以余不自量亦竊駭其狂然竟無以難

之也。老人名瑄，其稱諸暨，則嘗為其邑尉云。

惠山續集序

惠山無錫之北山也。一曰慧山，去邑五里而近。自西神之稱，見於周鼎，枕中記而山之泉，其勝啟於唐。故太尉李文肅公紳、文肅抗節，逆錡不死，歸而稱疾，以卧山之舊墅飲泉而甘之。由侍從至拜相，領鎮必郵致茲泉，以從。自陸羽品天下水，有第二之目，即忌文肅。如張又新者，能辨其人為端州之貶，而不能少貶茲泉而為三。凡水之號第一，若金山之中冷，與康王谷之水簾，瀑時相為勝負，而茲泉之第二，故自若也。於是山之名，因以益著。其地雖無岸，尋瑰異之壯，與叫窳徑庭之深，可以駭動心目。而奇石幽澗，美箭嘉木，在在不乏。精蘭甲墅，基布於山之前後。而陸羽之所重，以為能韻泉之勝者，茗茗則南天池，而北陽羨能發茗之嫩者，泉泉則無過於惠。而味苦勺清之士，所不能不旦夕往矣。且其地最號為近郭，而又饒水樓船，鼓吹夷猶於烟波花月間，蓋不必抵茲山而後謂之遊。以至皇華之奉使，郡邑之沿檄而行旅之淹途者，稍一移棹而至，亦不必盡味苦勺清之士而後謂之游客也。其所以咏泐茲山與泉者，當益盛而自

正德初有僧圓顯者為之編既不能無挂漏距於今
又且七十載邑之士尤叔野念其先人文簡公嘗以
名卿佐宋退居於茲山有書且數萬卷而為之後者
不能舉其凡以為之重於是悉家之所藏與生平之
所見聞而錄之文自春申碑家山記詩自江文通李
文饒而下凡事與人之有係於茲地者亦附著焉總
八卷名之曰惠山續集而問序於余余自束髮南北
道路所必經經而為之迂日而遊者十恒七八飲其
水而甘又嘗和唐人之韻者三而叔野似未之見也
竊嘗謂古之時其名山大川何限然文不能勝質不
獲標而出之自大禹之所略而為貢又為象之鼎而
成周之山海經出焉而靈均長卿稍為之鋪飾而夸
大之然徃徃漫濫不切歎其有真能為之咏泐者蓋
詩麗於靈運文精於子厚以至右丞少陵諸君子而
極矣甚哉山川之不可無人也惠山故不泯泯自圓
顯之集與叔野之續成而能使讀者若游游者若歸
山若增而秀泉若澄而清不亦冠弁東南哉因錄三
詩及游俞氏園一篇以貽叔野而序諸首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一首

少傅喬莊簡公遺集序

當

憲孝朝海內又安人主意不欲競於武縉紳先生爭
致其力於學以報塞右文至意而獨長沙李太師石
淙楊太保為之冠太原喬莊簡公故嘗受經二先生
門稱高弟子退而與北地李獻吉越人王伯安相琢

磨為古文辭甚著自喬公為尚書吏部郎佐其長持
平銓衡有大臣風業不以文士少年目之矣顧喬公
之自喜為詩文愈益甚其歷卿寺踐常伯出入兩都
八座使事職業之暇多游名山大川以廣其意所至
輒游游輒按音剔幽有記咏題名之屬又旁究書藝
八法喜延說後進不為貴倨海內操觚之士延頸而
望下風借標相重者比比然稍復疑喬公文士必實
用云而會寧事起公以大司馬贊留守之重從容調
兵食約束吏士大小受署奪逆王膽於數百千里外
事甫定天子以其倖來公先幾伐謀抗死請鑰大

奸惕息於肘腋之內而不敢動蓋前是石涼公數立
功西北稱名將相伯安公縛寧濠策勲第一封侯伯
而公復建社稷之業於留都而後文士之用可知也
嘉靖初天子進公位少保為大冢宰虛已以聽公
推轂者舊一時彬彬朝宁間前後建白軒舉國是而
其所持禮不能勝新貴人稍不合即奉身退高卧於
介山汾水之間天下偉其去而望其復起即嚮所稱
長沙石涼伯安諸公視公於出處之際蔑如也公之
為大司馬不佞六王父實佐之而孫清簡公任太宰
相過從驩甚公有鄉人林宗之鑒先君子甫髫而侍

公進之膝曰兒異日庶幾余哉則謂大王父曰翁似不及也先君子居恒與不佞父公未嘗下津津言之也其貌頎然而偉長色毅然而方溫然而親人若傷詩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公庶幾類之哉蓋喬公歿三十又五年而

今皇帝錄舊德加贈公少傅易名予塋又三年而不佞承乏晉臬首訪公家室則公之血胤絕久矣糾其遺文得十之一二歸而謀梓行之會清簡之孫世良者時丞崇明聞而損奉共剞劂之後集成凡得詩賦四卷奏議及雜文六卷嗚呼即

憲孝問士大夫習公又者將謂公寡折衝之略推遜介曹迨後習公留都事者母乃謂公木強持重少文無術如絳侯博陸葦耶茲集行庶幾有以窺公全矣

徐太僕南還日紀序

徐子罷其太僕歸而道途者三十有四日有紀為詩系之詩百有十王子既卒業而歎曰世謂古今人不相及詎然哉余嚮者執窮而後工之說求於古而得柳柳州夫柳州之辭信工然其大要不過寫其山川風物之險阻磽瘠而已而其情不之於悲思則之於怨悔不能超其境而詣於所謂達者蓋至於白少

傳之於江州而其記於廳壁於匡廬者而後始有會也夫江州之視柳州毋論工拙其命意舒而氣揚則倍蓰之然至於寄楊汝士書潯陽聽琵琶曲所以敘騷人逐客鄰死未死之狀抑何感概委曲也蓋古之怨者莫過於屈氏至遠游數語而微露其體達莫過於陶氏至荆卿一章而稍見其用此所謂知知其妙於體用之不能盡掩彼所謂知知其達而怨知其怨而達以為是足以究二家之精微而不悟其自遠也徐子為御史號名執法持衡畿甸之學士大夫即出佐外臺然猶被金紫以其故行事而用微文睚眦見右其秩而左其職使之躑躅於駟牝牧圉之間而猶未厭至奪其官而後已充徐子之所值豈下於柳州而味其詞乃春容瀟灑無幽怨不平之可摘而識者獨於詠老劍哀馬負犁隱然若陶氏荆卿之篇稍見其用而竟不之乎怨也夫徐子之雄奇於詩而妙於紀事世固有識者至其夷曠自得內有真際而外無真境要不可以江州柳州之上下求之也故不辭其請而為之序

李氏在筭稿序

先帝朝予與歸德李君子中者後先治兵山東相得

甚驩也。已各稍稍進其所為詩讀之。業相賞也。李公於詩人好言蜀楊用脩而予好言北地李獻吉。予生晚。蓋不及當獻吉云。而李公之於用脩。雖以後然。嘗一大夫其邦陽阿倡而織露和。又甚相契也。李公出獻吉逸詩。匿名氏而試予。予以用脩逸詩復李公。而俱能辯。又大咤相樂也。亡何李公因讒口。而余因家難。俱罷去。可十年。而余再起。長晉臬。以道經歸德。夜過李公。出卮酒為壽。徘徊顧毛鬢。久之。幸其身之存。而忘其跡之孰為隱顯。甚暢也。已而問耆舊。較存沒。則又愴然甚悲。李公不以予之不肯益進其所為詩。乃至文之刻於梓者。名之曰在笥稿。而悉以示予。予未竟業而悚然以莊也。已又內甚愧。所為愧者。予之蔑有加於昔也。李公才甚高。其下筆靡所不快。乃不欲窮其騁。以瘡吾格。治漢魏。旁趨齊梁。以至大曆。靡所不究。乃不欲悉於語。以窒吾情。其思之界。可以靡所不詣。乃不欲求超於物表。以使人不可解。大要辭當於境。聲調於耳。而色調於目。滯古者不得卑。而媚今者無所用其駭。以為二家之業。當如是已耳。夫李公最好言用脩。能不欲規。曩用脩統至。發條暢以破填鬱。而予自顧於獻吉亦無有也。鸞鴻之游天與。

卷之六十二
五

鮐鯉之游川固狎相慕而暈翰沫鬣亡弗似者然不得以其似而錯名之氣有通而質有方耳李公雅善予語使筆而弁諸首

環溪草堂集序

華亭沈翁先生去楚省叅政時僅五十餘至賢重有聲旦夕遷矣而意有所不可輒自罷天下士大夫高其意而惜其材所以尉薦之者無虛歲沈翁不為應當事者亦自以其好惡姑成翁難進之節而會

會上初大徵召耆宿重望復首以翁名上竟用年至特進太僕卿致仕沈翁後先所為詩文數十萬言凡

若干卷因其居而名之曰環溪草堂集屬不佞為之序於是沈翁年八十矣不佞後進於茲道甚淺無能為役乃竊聞一二長者之教以為士大夫即苟於立言之名而不必致其思糟粕陳語而束縛遺范無論已其號卓犖雄藝苑者則自唐大曆而後距嘉隆間可屈指數也夫所謂卓犖雄藝苑者此其人於才恒有餘而志或有所不足才有餘故其言宏麗而多致卒能自名其家志有所不足故不能無感概跌宕有偏至而鮮中節以不足之志而遇有餘之才故其去名稍益近而去茲道實益遠沈翁當其操觚時出其

才即足以凌厲一世而其自視恒歛然若不及其居
官雖顯重然當國家右文之運不能以虎觀天祿方
寸之地居沈翁而數困之以冗曹劇郡沈翁固所至
良於官然未老而輒告歸既歸而不復出天下之不
能盡沈翁者屢屢沈翁方熙熙乎處於不爭之地而
甘於無待之鄉其所為詩若文或雄軼奔放以究其
力或瑰偉奇恠以盡其變要之不之於情則止於性
達適其趣而和平其調縱心之所嚮以與境際而尤
盤之累不作天下後世有以嘉隆之際稱盛明家言
者沈翁故其一哉沈翁業八十乃健於筆不衰又中
心誠好之不佞庶幾異日得終業焉故不辭而為之

引

秣陵游稿序

幼于束髮為諸生而秣陵游者歲三之一則皆以應
試故既稍稍升國子上館游參之可得歲二之一凡
幼于所為游必有詩詩必美美必傳之搢紳先生而
最後則以訪前國子祭酒姜君故姜君祭酒時稱弟
子蓄幼于乎乃獨中好而貌嚴之與備賓主抵掌慷
慨談說伯王之業亡何而姜君用伉直忤世中漢法
罷其官歸丹陽隱居業杜門謝客客亦相引避去至

金州山人集卷之二十七
匿名姓削門下籍而幼于奮然累三月糧持弟子刺
謁造其廬姜君為強起脩前說甚懽幼于所為詩於
述德抒懷蓋數篇之中三致意焉大槩寃姜君賢而
欲以愧夫世之為門下士而卒居薄者尋以其間登
鐘山步臺城擊雨花獻花之勝浩渺大江莽蒼淮南
紛如於吾筆端六代往而千秋來歷落磊塊一以詩
歌發之至朱雀長干之名花月者亦以幼于沾沾增
色蓋幼于之游日益深其詩日益進而歛久其生益
迫欲傳之乃不佞謬知幼于則不謂是謂士平居稱
說國士知已即感恩瞠乎後矣不幸一旦而有變跡
其人而不可得牝合而羽散者恒也幼于亡論其它
庶幾徐孺子何蕃之風乎哉如聲求幼于乎曰游大
人以成其名吾不之敢信也

古今詩刪序

李攀龍于鱗所為古今詩刪成凡數年而歿歿而新
都汪時元謀梓之走數千里以序屬世貞曰是唯二
君子之有味乎詩也不有存者誰與任歿者世貞謝
不敏已喟然而嘆曰嗟嗟否歟然哉蓋孔子嘗稱刪
詩書云至筆削春秋取獨斷其於詩也未嘗不退而
與游夏商之也當三代盛時國中之樂奏而暢天地

和歌詠盛德大業合而名之曰雅頌野之人人邁
其觸發而名之若青蘋之末而動於地曰風顧其循
性蓄旨雍如穆如則亦雅頌類也三代而降天下多
感慨而鮮稱述故詩在下而不在上蓋風之用廣而
雅頌微矣夫子寔傷之故稱刪刪者刪其不正以歸
乎正也乃說者謂一二逸詩豈無可當於德音而鄭
衛哇麗淫佚誦而使君子噦之小夫壬人以其說津
津於其口懲者一而導者十烏能無疑刪哉夫豈亦
秦火厄魯辟訛毛萇轅固生之徒不能親受游夏之
旨而漫為說也乃于鱗之為刪則異是彼其所上下
者雖號稱數千年其所近者僅風而已其所近而云
雅頌者百固不能一二也而于鱗之所取則亦以能
工於辭不悖其體而已非必盡合于古所謂發乎情
止乎禮義興觀群怨之用備而後謂之詩也是故存
詩而曰刪曰刪者刪之餘也為若不得已而存也夫
以孔子之於詩猶不能廢游夏而于鱗取其獨見而
裁之而遽命之曰刪彼其見刪於于鱗而不自甘者
寧無反脣也雖然今于鱗以意而輕退古之作者間
有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以于鱗
之母輕進其得存而成一家言以模楷後之操觚者

亦庶乎可矣。蓋于鱗之所最善為世貞，其屬存于鱗。剛者不少，然自戊午而前，及他倡和之什耳。其人雅自信，落落寡與，家僻處，濟上則于鱗之。于今賢士大夫多所與，而少所見，可知也。問為繼于鱗志者，如之何。曰：代益之，不失所以精之意而已矣。

易意叅疑二編序

蓋夫子讀易而三絕其韋，編云：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私竊恠之，以聖人天聰明之盡，而與易會，何用深長思哉。及讀圓神方知易貢之說，而後稍有窺也。夫易體不恒，而其用特不盡，欲以吾有涯

天一作夫

之識而當之，將左右應接之不暇，故不合則白首而不得其原，合則使人樂而忘其死，宜也。夫以夫子之聖而猶不能驟得意於易，乃耳。彼商瞿、馯臂、子弓、田楊二何之流，斤斤守其師說，歷數十傳而不變，彼豈能盡當於心哉。以為吾師授之，而吾受之，吾所出口而入耳者，如是足矣。蓋至於伊川氏而後稱得理也。至紫陽氏而後暫於象占。明興益尊大其說，布之學宮。天下逢掖之士，習易而不繇二氏者，罷弗用。諸逢掖之士，群然而慕為章甫，旦旦而習之，母亦商瞿馯臂之流，之守其師說而已。耶。吳江孫化光初亦以

學博士弟子習為其說而不能自信於居安樂玩之餘務出其無師之知以根其無體之妙若有啟其實而示之者意不能已遂為說若干卷名之曰周易叅疑凡首編二卷畧有九其四明圖極義例為上卷其五紀筮用讀傳之法為下卷外編十卷畧發卦爻繇義時折衷大旨而不必盡出於已至內編四卷則君所自負上可以挾四聖人之秘而姑慎之不輕以真耳觀之喙者也君既用易成進士而學士大夫得其首編外編而慕愛之授之梓而以序屬不佞不佞獲與寓目而深有感於君之疑也其於伊川紫陽氏之說初不為牴牾乃其發於象占之外而理之所未備者雋永乎其言之也又洒然而不為泥若齷齪也駢臂商瞿之流斤斤守其師說歷數十傳而不變以為能無疑乎不知其所以無疑者不得其所以信之耳語不云乎執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有篤信而後生微疑有微疑而後出精思有精思而後得真信孫君其毋疑於疑乎其亦稍出內編而傳之世之真能信易者獨孫君也易之傳母如秦小之以卜筮而幸不火母如明尊大之若二曜而乃辱之以逢掖進取之業孫君者可以名不辱易也

海漕奏議序

不佞廬居中而叅政潘君允端以漕海事見諏曰是後也今大中丞王公寔司之而公之長齊藩則嘗精言之業已斷之矣不佞居恒仰屋而歎以天下大矣而卒然而驟與之社稷之至計而無一人能辦者乃王公奮而獨啓其橐鑰何勇也夫目不習二百載掌故則見以為鑿空身不涉數千里外則見以為蹈險不覩利之大則訛訛焉而日攻其損不識窮之當變則斤斤焉而奉其故常以此胡輕言漕海也是時大司農竒公筴且欲以嘗公白發帑金三萬約以春計入米至十二萬石措紳大夫睥睨王公作何狀能使無虞於簡書而公所檄募江南舟以其人俱至魚貫受束約徃長風大濤之中衆所股栗搥首者若公親拊循而為之勉爭先而恐後公所願指符授又若三老長年狎海若驅風伯而夙與之相呼應也大司農覈公前後大筴亡弗讐上計當封拜廬守某竊嘉公之績且謀所以示後人集公後先䟽議成帙而合梓之不佞獲與寓目焉乃作而嘆曰王公所謂社稷臣者非耶令留侯借前箸蘇客卿鼓說賈長沙陸敬輿執筆劉士安佐之卒何以易此也其所陳漕海便利

亡論析秋毫墨守難破已善乎其言天下大勢也其略曰唐都燕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南通大海以為池險與水共之而乃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今舉國而聽哺漕河者何也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春咽喉之譬豈不可不慮是疏也即縉紳大夫睥睨王公者有不心折脣

噤者乎公前後大筴亡不讐者固預讐之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連數十萬之衆拒敵於千里之內而破降之不為非偉功然猶之乎決癰疽平疥瘡漕海以輔河使國家無憂乎腰春喉咽人一日不食則困七日不食則斃此其功寧癰疽疥瘡等也元胡人耳舉全臺而付之清瑄輩黃金虎符萬戶以下出入其手召募徧東南而莫之問清瑄故自以權利敗然國用足而民不擾失在人不在事也衰季政痿弁髦財賦之地而棄之人主仰吸息賊口而卒與俱敗事與人俱失矣今受事漕海

者有如王公及藩君其人，不亦得哉！顧所以委寄之，專否報賞之隆微，鼓舞財成，不惑不倦，稱毋失事者，在廊廟諸君子而已。王公名某，字新甫，強仕，歷諸藩臬長，有所不可，輒投劾歸，卧臨海山中，著書數十萬言，皆談皇王經濟之略。天子異而用之。潘君上海人。

楚辭序

梓楚辭十七卷，其前十五卷為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尊屈原離騷為經，而以原別撰九歌等章及宋玉景差賈誼淮南東方嚴忌王褒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調者為傳，其十六卷則中壘所撰九歎，以自見其意。前後皆王逸通故為章句，最後卷則逸所撰九思，以附於中壘者也。蓋太史公悲屈子之忠而大其志，以為可與日月爭光，至取其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氏乃擬其論之過，而謂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自太史公與班固氏之論狎出，而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以談性命者，意不能盡滿於原，而志士仁人，發於性而束於事，其感慨不平之衷，無所之，則益悲原之值，而深乎其味，故其人

而楚則楚之或其人非楚而辭則楚其辭非楚而旨則楚如劉氏集而王氏故者比比也夫以班固之自異於太史公大要欲求是其見所為屈信龍蛇而已卒不敢低昂其文而美之曰弘博麗雅為詞賦宗然中庸之士相率而疑其所謂經者蓋其言曰孔子刪諸國風比於雅頌析兩耀之精而五之此何以稱哉是不然也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索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刪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童習而頹重不敢廢以為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貽轍方城之內哉夫亦

以筵篔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馱其音為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廟亦何渠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採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蓋不佞之言曰班固得屈氏之顯者也而迷于隱故輕詆中壘王逸得屈氏之隱者也而畧于顯故輕擬夫輕擬之與輕詆其失等也然則為屈氏宗者太史公而已矣吾友豫章宗人用晦得宋楚

辭善本梓而見屬序豈亦有感於屈氏中壘之意乎
哉明興人主方篤親親右文之化公卿大夫脩
業而息之無庸于深長思者用晦即不能嘿嘿亦推
所謂雅頌而廣之爾是則不佞所為叙意也

五嶽山房文稿序

王子曰蓋隆慶間有淮陽守陳君王叔云余不識王
叔識王叔之父憲大夫公博雅長者也已王叔與余
仲懋游稍得其為人已又從仲所得其詩最後王叔
以其文來余讀之蓋三得而三為心折也明興世
世右垂紳委蛇之業士大夫作為歌詩以紹明正始

之音雖知矣至於文而各持其門戶以相軋卒勝卒
負而莫有竟者其故何也尚法則為法用裁而傷乎
氣達意則為意用縱而舍其津筏畏于思之難信心
而成之苟取其近者囂囂然而自足耻于名之易鈎
棘以探之務剽其異者沾沾然以為非常夫其各相
軋而卒莫相竟也彼各有以持其角之負然而不善
所以為勝者故弗勝也吾来自意而往之法意至而
法偕至法就而意融乎其間矣夫意無方而法有體
也意來甚難而出之若易法往甚易而窺之若難此
所謂相為用也左氏法先意者也司馬氏意先法者

序山之高

也然而未有不相為用者也夫不覩夫造物者之於
兆類乎走飛夭喬各有則而不失真迨乎風容精彩
流動而為生氣者不乏也彼見夫剽擬而少獲其似
以為真曰吾司馬左氏矣所謂生氣者安在哉任於
才之近一發而自以為生色曰何所用司馬左氏為
不知其於走飛夭喬之則何如也王叔文亡論所究
極度幾司馬左氏哉不屈闕其意以媚法不骫骳其
法以殉意裁有擴而縱有操則既亦彬彬君子矣蓋
王叔三十而其業成然不以自安走一介不佞曰將
就正也非以游揚大人也嗚呼後王叔而相繼為是

素者守此明文可以竟矣王叔故登貴居恒自稱五
嶽山人以見志焉是故曰五嶽山房文稿凡十一卷
太宰楊公獻納稿序

此少師蒲坂楊公前領吏部所獻納疏也蓋

肅皇帝時方北急虜則公一帥宣大再帥薊遼有制
府奏議尋又南急倭則公再入大司馬有本兵奏議
天子方徹纜而惟公是聽公所條畫朝夕報可以
故虜數徙王庭大漠北倭酋先後授首而會故相子
網吏賄吏以賄成俗天子與後相徐公謀得忠公
清亮之臣表率之公始輟兵部為吏部公一入吏部

而燕中士大夫晨競競之曹署奉職無害歸而闔門
養靖苞苴逆折數百里外天下之臺府監司惴焉唯
三尺之是畏專精其志意於民而亡內顧公大指在
於登進天下之賢士大夫以共理天下

肅皇帝時操切之柄在上公故婉以通其意

在皇帝時人主共已而靡可否公故直以信其志不
佞不能為公後竊窺疏中所論說人才揚摧潛德津
津乎其言之也其有所撻斥慄乎若霜雪之寒也然
其意恒不使所奪者勝乎所予者夫有所予斯人樂
為縣官用有所奪斯人自愛而憚公議奪不勝予斯

天下之用不見乏而才恒至有餘故事給事御史封
事有所彈射則多唯阿靡敢爭見以為不唯阿彈射
則必受中指公亡所受指第微嚙其人志行與國家
大體有不合則堅持之給事御史不敢以故事必公
聽退而未嘗不服公之裁也即給事御史言不當而
上有所譙誅公必為宛轉力解不聽而給事御史以
罪罷去公非久輒入啟事中又不聽而公又執如初
久而未嘗不行公之薦也天子注國用則舍戶部
而問公注邊計則舍兵部而問公公竭赤蓋以應之
不自疑非職即二卿亦不敢以職疑公迫而未嘗不

受公之笑也。撫臣越在萬里外，又生平所未接，一旦待罪引罷，公有所獎留的的中窾，或微辭以見風，或托事以申規，未嘗不若耳提而面誨之也。乃至公所列上兩輔十三部郡國，負闡因而條示要害，臚利便土風民俗，燦如指掌矣。公既用積直忤新貴人，謝政去。天子思其效，復起公田間，以太宰治大司馬。今上初還，領吏部奏景進少師，當公之再為吏部，距其初未幾，儼勁進而事已少變矣。國典亦有所出入，公力持之所剗培，第各取其尤者，而人人自砥，改公三為大司馬，再為太宰，弼亮三帝，海內以公進退為輕重，即四夷覘公安，輒逡巡避引，無所發其桀驁之氣。公真柱石哉。撫吳張中丞肖甫得公疏稿，謀梓行之，以儆百有位而教夫嗣公之志者，屬序於世貞。世貞謝不敏，則又私自念，以諸葛武侯之忠勤，姚文獻之開濟，裴晉公韓魏公之宏重，千載而下，讀其書猶思為之執鞭而不可得，況可以當吾世而自外公，嫌於援上，輒有避也。天子今益嚮公，所以格心於密勿之地，稱不言而喻者，殆又進於是哉。不佞固歧予望之矣。

青藜閣初稿序

始希仲守尚書儀部郎所上宗藩封事凡數千萬言
余得之伏讀而歎曰世乃真有晁董哉藉令不佞一
旦預未議細旃之上夫安能須臾寢也而會希仲所
上事下大宗伯不甚讐遷為尚寶卿心啟之請急歸
里已稍稍出其詩所謂青藜閣初稿者以屬余勘校
未幾而新都士人有為謀之捍矣希仲書來曰是非
余志也夫是非余志也夫然而余不為之尼者不以
名計也將以受諸先生裁庶幾于異日也希仲詩五
七言近體長安中諸什多宏整而麗七言翩翩自雄
獨於五言古寄興建安阮公間至其為謝監視初日

芙蓉不知所上下七言絕李供奉王江陵過之當把
臂入杯矣嘉隆而後海內故多詩人則亦多能知詩
人於余言合不合亡論顧獨論所以名詩意曰青藜
者漢中壘校尉向遇太乙老人事也中壘繇宗室子
列九卿入替尚書備肺腑不為不遇然於官數躐數
起所上書亦數上而數報聞其慨然憂外戚之尾大
而宗國之魚餒鬱抑侘傺不得已而托之九歎以擬
騷為志則可念矣希仲起民間徒步取九列以其職
虞宗戚財用之交困仁義俱屈而不勝欲以其術變
救之言甚危措甚美而顧不甚難希仲果無意乎哉

卷之六十一
五

夫中壘屬在內而憂及外希仲職在外而憂及內俱不可不謂之忠然使二君子不歛而托之空言而謂之文若詩天下亦遂群然而目之曰文人曰詩人此其時尤可念也第今天子冲聖哲輔佐之千載一時賡明良而贊喜起以此待希仲而詩亦無不可若所云庶幾異日者不佞固從諸先生任之矣

東壁遺稿序

余幼則侍先恭人歸其外王大父劉翁家劉翁奇余而歎曰見孺子令我思蔣生蔣生者其婦弟燾仰仁也仰仁故樂亭令原用遺稿子十一而補郡諸生十

四試應天文譽馳諸公卿間又三載而卒當未卒時嘗夢上帝召為丹臺記以太夫人老辭不得錄而秘之既卒而見夢於太夫人者非一是時祝京兆希哲為外兄弟敘其事甚詳劉翁既為余言蔣生已出一編示余曰此生公車業也夫自國家設為四端以試公車士而其最近理而遠格者莫如經書義自經書義名而文別為古今若論而表而策則亦古文辭之屬耳士又日降其格以傳於經書義總而名之曰時而倍於古益遠矣當成弘之際吾郡獨吳文定王文恪二公能精於其業間傳以古意今觀生所撰著其

材氣固亡能逾勝之要亦有不盡倍古者即不死奚
可量哉京兆紀雖近誕君子所罕言然吾聞之王子
晉十五而示師曠以賓帝之期林傑六歲而文十六
而有馴鶴之異而其化期則皆十七蓋并將生三也
豈天地美靈秀異之氣雖假之人而旋斲之抑所謂
十七者其璞多未琢而青臺帝晨之職為更宜耶今
年春與生之從子按察子徵遇於楚中則所謂一編
者已行世而屬余序其首子徵意不忍泯泯生名耳
余則謂君今宦岳陽岳陽時時有謫仙人游倘問而
得其所謂丹臺記者即茲編行而與吳王二公並亦

土苴也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七

余此山人四皓蘇卷之六十七

余此山人四皓蘇卷之六十七
二十七 經堂亥

上卷

